LIBRARY
SEP 29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83
A1
1746
v 13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一　集九十

諫院謝賜章服表　同王素　慶曆三年九月

臣某等今月日準閤門告報奉聖旨來日改賜章服着臣等尋以列狀具言供職以來未有能効不敢即受乞賜停寢明日朝于垂拱退立廉下俟命不報方共彷徨未知進退而閤門吏已廹臣等入對及見于延和有司賛使俯伏受命臣等不勝惶恐趨出以辭伏蒙遣中使宣諭云出自宸衷並不因臣僚薦舉不得辭讓臣等知君命甚寵不可必讓因退而拜受俯

伏之際竦動羣臣伏惟陛下聖德仁慈優容臣下凡
有上殿著多因事陳述自乞章服故陛下不因臣等
奏事之時特召賜見又宣明命告以出自宸衷盖不
欲使臣等雷同儌倖之流而爲外人譏議乃知陛下
愛惜臣等至於如此臣等愛君憂國之勤自宜如何
伏惟天地之恩無物可稱欲伸報謝惟有至誠令陛
下以一章服賜臣等尚不欲令外人所非伏況陛下
上承社稷之重下制元元休戚之命舉動得失所繫
者大則臣等固當事無大小一一規正致陛下纖過

小失不見於外然後可以稱臣等報君之心如陛下
所以愛惜臣等之意臣等無任

辭召試知制誥劄子 慶曆三年十二月

臣今早準中書傳指揮令臣到聚廳處等聞得有聖
旨令臣就試伏念臣自忝諫垣言事無狀日月未久
恩渥已頻凡朝廷任用非人僥倖干進在於臣職皆
所當言豈有自爲僥倖以冒榮寵其召試指揮伏乞
特賜追寢取進止

辭召試知制誥狀 同前

臣今日準中書召臣聞有聖語令臣就試已曾畧具
劄子辭免退而循省未止憂驚伏念臣本乏才能豈
堪任用誤蒙聖獎擢在諫垣竊自思維無以論報但
竭愚慮知無不爲凡姦邪在朝僥倖求進多以激訐
沽名未察臣心紛然議誚臣亦自省忠國之節特惟
陛下知之而可畏之言何由悉辯但誓不敢干進庶
幾久乃自明今若驟蒙寵榮越次升用則是譏議者
謂臣向之所爲果是沽激本非爲國而去惡但務傾
人而進身不惟使今後朝廷擢用忠言之臣不以自

明而取信兼恐小人見言者得進既速則各務奔趍
一長其風遂成媮弊蓋上干於國體非止徇於臣私
況臣供職未久言効無聞方今百度未修四夷多事
言者正當以失職坐黜豈可以亡狀遽遷其召試之
命必望特賜追寢緣臣早來爲中書催召倉卒之際
論述未詳謹再具狀奏聞

辭直除知制誥狀 同前

今月六日準中書召臣試尋曾具劄子并奏狀辭免
今日忽聞已有聖旨更不召試直除知制誥者伏以

聖恩優異至寵至榮臣所以敢茲懇請者蓋以上繫
朝廷任人之體非專臣子飾讓之私唯冀聖明察臣
悃愊竊以朝廷進用臣下患忠邪不分欲辨忠邪須
覈情僞今一言事之臣得遠進則小人好進紛然爭
以口舌爲事至其甚弊理難抑絕則後來有讜言之
士必雷同以干進見疑使君子小人情僞何别故臣
以謂任人之體惟言事者不可以速冒寵榮臣累得
對便殿奏事之際常陳此說伏況臣供職已來日月
未久幸值陛下切於求理優容直言然而夷狄未賓

盜賊未息官吏未汰黎民未蘇以事考言其効安在
而數月之內恩典頻仍當黜而升宜罰而賞繫於國
體則如前所陳揣於臣私則自知若此且夫設官賦
祿本以勸善擢臣一人好進者得以奔趍無勞者皆
容忝冒所損已多伏望聖慈憫臣愚訥直降恩命特
賜寢停

辭免第二狀 同前

昨以準中書劄子爲臣累辭恩命奉聖旨不得辭讓
者伏以臣之事君有誠無飾若理必當受則豈敢虛

辭上煩聖聽自陷矯詐盖臣所陳述者上繫朝廷事體非獨專徇臣私如臣之愚本以言事者遠進則僞言者誘以爭趍今若辭讓而不獲則僞讓者終於得進損之又損不如不辭臣猥以非材已在言責若陛下欲擢臣以責効則今所居之職自足展効但患無能若以寵典爲賞勞又無可賞伏况此來恩命特出聖心臣子至榮人所願得苟非深思熟慮理須避讓豈敢固自稽遲以干典憲伏望聖慈察臣至誠至懇所除誥勑早賜追還

舉呂溱自代狀同前

准先降勑節文應兩省臺官尚書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授官訖具表讓一人自代於閤門投下方得入謝者

右臣伏見著作郎直集賢院知蘇州呂溱首登辭科素有文學不肯碌碌以希例進請補外郡躬勤政事今蘇州治狀爲兩浙第一臣嘗與溱同在館閣聞其論議服其度量材美甚衆非臣所如擢以代臣庶允公議謹具狀奏舉以聞

謝知制誥表同前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右正言知制誥者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告諭發揮而已哉然其爲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一作謀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爲世法是以居是職者常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姿荷祖宗之業日愼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羌夷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

勞常見於玉色雖有憂民之志而億姓未蘇雖有欲
治之心而羣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
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
祿而砥礪尚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
稱是者不又一作大艱歟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
辭藝可取徒值鄉者時文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
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權不適當世之用
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奬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
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寵命難止尚

處頑然之末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瀆及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伏況文字之職厠于侍從之班在於周行是爲超擢不徒揮翰以爲効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謝上表闕

慶暦四年八月

謝奬諭編次三朝故事表慶暦四年九月

臣修言今月二十八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

前奉詔編次三朝故事成上進訖特賜獎諭者聖后
當天眷循先志嘉與左右奉爲大法成編上聞懼不
稱旨蒙詔温諭以榮以悸臣某中謝臣聞藝祖造邦
肇受駿命文綏武服震讋萬方十七年間大業以定
神宗享御睿謀獨斷照姦以察用賢以誠政清法明
夷夏乂安樂章聖紹衣上下錯國既安玉帛走於庭犀
革橐於庫刑賞有典禮樂有經草木人靈鬯懋歡喜
恭惟皇帝陛下以甚盛之德位久大之業日旰坐朝
昧爽思道置器安處納民大中尚惟一祖二宗之遠

謨有百世無疆之丕訓君臣所以固附天人所以調諧法令所以必行邦國所以從乂天書日皎布在方冊爰詔近侍採摭要實秘在大府用裨聖政蓋守成念夫至艱孝者先乎善繼睿心遠紹振古與偕臣親被上音適終論次慮失煩簡隕越待罪聖度兼貸錫以褒言誓捐微軀仰荷鴻覆瞻望宸扆無任激切

謝賜慶曆五年曆日表

伏以聖人在上天地節陰陽和一日十二辰五星二十八舍皆安次而行四時八風六律二十四氣各應

時而至臣愚幸同萬物俱被長育而得與草木自別使知寒暑之期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天縱多能向因萬機之餘親考上元之曆以授百職以同萬方而臣官任轉輸無司按察若乃加正朔於四海頒政教於明堂陛下總其要而舉其大端至於經時節勸農桑候豐凶勤畜積順時令察姦非則臣敢不守其職而行其小者庶無失業以答洪恩

滁州謝上表 慶曆五年十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右正言知制誥知滁

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上訖者謗讒始作大喧羣口而可驚誣罔終明幸賴聖君之在上列職尚叨於清近爲郡仍竊於安閑祇荷恩榮惟知感涕臣某中謝伏念臣生而孤苦少則賤貧同母之親惟存一妹喪厥夫而無託携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生纔七歲臣愧無蓍龜前知之識不能逆料其長大所爲在人情難棄於路隅緣臣妹遂養於私室方今公私嫁娶皆行姑舅婚姻況晟於臣宗已隔再從而張非已出因謂無嫌乃仍一作未及笄遽令出適然其既

嫁五六年後相去數千里間不幸其人自爲醜穢臣之耳目不能接思慮不能知而言者及臣誠爲非意以至究窮於資產固已吹析於毫毛若以攻臣之人惡臣之甚苟羅織過奚追深文蓋荷聖明之主張得免羅織之冤枉然臣自蒙睿奬嘗列諫垣論議多及於貴權指目不勝於怨怒若臣身不黜則攻者不休苟令讒巧之愈多是速傾危於不保必欲爲臣明辯莫若付於獄官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閑處使其脫風波而遠去避陷穽之危機雖臣善自爲謀所欲

不過如此斯蓋尊號皇帝陛下推天地之賜廓日月之明知臣幸逢主聖而敢危言憫臣不顧身微而當衆怨始終愛惜委曲保全臣雖木石之心顧實知君父之恩厚敢不虔遵明訓上體寬仁永堅不轉之心更勵匪躬之節

賀章獻明肅章懿二皇后祔廟表 慶曆五年十月

臣修言伏覩十月九日赦書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祔廟禮畢者大孝發於宸衷刑于四海休氣蒸乎美澤賚及萬方華夏歡呼人一作神祇咸一作感悅臣某

中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自天生德繼聖垂衣率勤位以在躬推仁恩而浹物動稽先訓讓弗自專奉二后之慈靈永懷罔極詢百執之公議所據有經然後肅清廟以載嚴由閟宮而升祔上儀交舉大慶咸均孝思永奉於烝嘗懿範有光於典冊臣守藩地近（一作遠）受國恩深欣盛事之親逢與蒼生而共樂

賀祔廟禮畢進奉銀五百兩狀

右臣伏以廟容祔室一人式奉於孝思方物充庭萬國率從於奔走前件物堅剛挺質粹美稱珍勉修邦

貢之儀用磬臣忠之節

謝賜慶曆六年曆日表

祗膺寵錫伏積兢榮臣某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愛人
育物精意奉天日用而百姓不知聖德與四時合序
是以星辰順軌日月清明陰陽和風雨節恭己南面
授人以時屬此歲端大頒玉曆臣職在守土愧無他
能謹守詔條其敢失墜

謝賜慶曆七年曆日表

臣修言本州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慶曆七年

曆曰一本者天序方周王正肇建凡爾守邦之吏皆
蒙頒曆之恩匪以為私蓋遵彝典臣某中謝伏惟尊
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不言而四時行有
作而萬物覩而乃考覽氣象精窮天人著為王曆之
文以叶明堂之政舟車所至正朔咸加雖被謫以窮
居亦以時而受賜臣敢不虔遵聖訓順布民時上副
欲治之心少逃曠官之責一作咎

慰申王薨表 慶曆七年五月

臣某言臣得進奏院狀報五月二十三日以皇叔申

王德文懿皇帝幸後苑舉哀挂服者伏以申王德文
位崇王爵地重宗藩遽背明時奄然徂謝伏惟尊號
皇帝陛下仁親九族孝治萬方成服發哀恩隆禮備
臣忝居侍從遠守詔條不獲躬詣闕庭以伸奠慰臣
無任哀感之至

賀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表 慶曆七年七月

臣修言伏覩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者一人
致孝式表於奉先三后在天並舍於鴻祐人靈交感
華夏歡呼臣某 中賀 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

姿撫重熙之運親執玉斝禮天地之神祇時奉烝嘗報祖宗之功德乃眷別京之重載崇原廟之儀衣冠出遊仰稽於故事郡國嘗幸俾得以奉祠實隆廣孝之風以著不刊之典臣猥叨辭職方守郡條瞻盛禮以阻陪效歡聲而徒切

謝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表

慶曆七年十二月

訓辭深厚恩典優隆祗服以還戰兢無錯臣某中謝伏念臣材非世用行與時違過蒙獎擢之私忝居侍

從之列坐尸厚禄安處善邦當見帝以親郊莫陪嚴祀洎受釐而均慶亦被寵光進爵賜勲即封加户併兹榮數及廼無功敢不退自省循益思砥礪上答乾坤之造更堅犬馬之誠

賀平貝州表 慶曆八年閏正月

伏聞閏月一日攻下貝州殺到妖賊王則者盜孽竊興人一作神祇共忿果憑睿筭悉殄兇徒臣某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克一作儉以躬行惟足兵而在念至於多捐金幣講好戎夷務

休戰爭蓋惜士卒德至深而莫報恩既厚則生驕敵肆妖狂自干斧鉞驅脅一作脅驅士衆閉守城闉既違天而逆人宜不攻而自破而況聖神運畧將相協忠不遺一人咸即大戮悖慢者警而肅恪一作恪肅昏愚者知有誅夷銷沮姦萌震揚威令臣幸忝郡寄欣聞德音

揚州謝上表 慶曆八年二月

臣修言準樞密院遞到誥勅一道伏蒙聖恩授臣起居舍人依前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訖者貺所脫身遽叨臨於督府歲成無狀

仍敘進於官聯被渥以優撫心增懼臣某中謝伏念臣材非適用行輒違時徒知好古之勤自勵匪躬之節誤蒙獎拔驟玷寵榮小器易盈固已宜於顛覆盡言取禍仍多結於怨仇仰恃公朝臣雖自信在於物理豈有不危刻利口之中人譬含沙之射影謂時之衆嫉者易爲力謂事之陰昧者易爲誣上一作幸繫天聽之聰終辨獄辭之濫苟此寬之獲雪雖永棄以猶甘而況得善地以長人享及親之厚祿坐安優逸未久歲時亟就易於方州仍陟遷於秩序有以見聖君

之意未嘗忘言事之臣孤拙獲全忠善者皆當感勵姦讒不効傾邪者可使息心非惟愚臣獨以爲幸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察人常務於寬情行賞必思於有勸致茲恩典施及懦庸誓堅終始之心少答生成之造

潁州謝上表 皇祐元年三月十三日

臣脩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潁州軍州事臣已於三月十三日赴上訖者規求安閑坐享榮祿雖大君之德曲示含容而爲臣之心豈自遑處臣某 中謝 伏念

臣材能淺薄性識昏蒙偶自弱齡粗知學古謂忠義可以事國名節可以榮身自蒙不次之恩亦冀非常之效然而進未有纖毫之益已不容於愆尤退未知補報之方遽先罹於衰病神與明而並耗風乗氣以交攻睛瞳雖存白黑纔辨蓋積憂而自損信處世之多危伏蒙尊號皇帝陛下造化陶鈞高明覆載閔其孤拙未即棄捐付以善邦俾從私便所冀療治有驗瞻視復完則及物之仁荷更生之大賜使身不廢猶後效之可圖

謝轉禮部郎中表皇祐元年四月

臣某言蒙恩授臣禮部郎中知制誥依舊知潁州者恩出非常榮逾始望人以臣為寵臣以喜為憂伏念臣自小無能惟知嗜學常慕古人而篤行不思今世之難行而自遭遇聖明驟蒙獎拔急於報國遂欲忘軀結怨仇者皆可畏之人所遭忤者悉當權之士既將行已又欲進身惟二者之難兼雖至愚而必達況臣粗知用捨頗識廉隅故其自被讒誣迨於降黜當舉朝沸議未嘗以寸牘而自明及累歲謫居不敢以

半辭而自理其後再經寬赦移鎮要藩曾未逾年遽
求小郡盖臣知難當之衆怒尚未甘心思苟免之善
謀惟宜退迹則臣於榮進豈敢僥求此蓋皇帝陛下
日月照臨乾坤覆載不忘舊物曲軫睿慈謂臣貶職
之人悉皆牽復憫臣無名之罪久未雪除故推敘進
之文特示甄收之意然臣近於去歲早已改官建此
便蕃豈宜叨竊欲固讓則有嫌疑之避欲遽受則懷
忝冒之慙進退之間凌兢失措惟當盡節上報深恩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皇祐元年八月

臣脩言今月十八日樞密院遞到誥勑各一道伏蒙
聖恩授臣依前禮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仍舊知
相州者恩還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淚隨言出臣
某中謝 臣伏見前世材賢一作賢材之士身結主知勳德
之臣功施王室然尚或一遭謗毀欲辨無由少忤要
權立罹不測顧如臣者何足道哉臣材不足於中人
功無益於當世用之未見其效去之無足可思矧罔
憸之一讒交興而並進易危之迹何恃而不顛而聖心
不忘恩意特至辨罔欺於曖昧沮仇嫉於衆多雖暫

居謗讟之中而屢被陞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録牽復
寵名以臣之愚豈比前人而獨異推其所幸盡由聖
主之親逄謂宜如何可以論報再念臣禀生孤拙本
乏藝能徒因學古之勤粗識事君之節苟臨危效命
尚當不顧以喬身況爲善無傷何憚竭忠而報國誓
期粉骨少荅高明

南京謝上表皇祐二年七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
事臣已於今月二十四日赴上訖者守官綸之謹嚴

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寄任非堪兢營
並集臣某中謝伏念臣賦才庸薄稟數奇屯毀譽交
興兩嘗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效之未伸敢
不竭忠而盡瘁因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造
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偷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心朽
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冀於功名豈
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京舊
當孔道簿領少勤於職事厨傳取悅於路人苟循俗
吏之所爲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

謝明堂覃恩轉官加勳表 皇祐二年十月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誥勑各一道伏蒙
聖恩授臣尚書吏部郎中加輕車都尉依前龍圖閣
直學士仍舊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及放朝謝
者天地號令風雷鼓行一氣所均萬物咸被遂容僥
倖亦與褒升臣某 中謝 伏念臣材不逮人識非慮遠
徒有事君之節未知報國之方冒寵貪榮已踰其量
見利臨得曾不知慚此者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舜
聰明禹湯勤儉修前王之曠典述先志以繼成貽致

精禋躬臨路寢膺受上天之多福推與萬方而不私
臣於此時限以官守講議制禮不預議郎博士之流
助祭陪祠不在諸侯方物之列既乏一言之獻又無
執事之勞徒隨翟閽共享餘賜普天率土難異衆以
獨辭蹐厚跼高但撫躬而無措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一終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二　集九十一

謝賜對衣狀 至和元年六月

右臣伏以粹然玉色方覲於清光貴以身章遽蒙於寵賜授受之際兢懼交相伏念臣材靡及中器非周用遘光華之在旦荷榮祿以逾涯非惟罪謗之多懼實亦禍罰之並至茍存遺體僅續餘生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覆燾之恩幽微必及召從廬次復以官聯當陛見之云初陳笥衣而有煥飾躬增耀愈彰不稱之譏處物雖愚猶識謝生之所臣無任

辭翰林學士奏至和元年九月

臣今日準閤門告報蒙恩除臣翰林學士所降勑告臣未敢祗受竊以內制之職選用非輕臣以庸虛繆塵侍從歲月雖久能効無聞居外任不歷煩難在朝廷未有補益見居學士之職已甚厚顏豈敢更希榮進況臣屯蹇之迹憂患所侵齒髮凋殘心志衰耗嚮侍老母久纏疾恙尋丁憂制僅有餘生累歲以來學業荒廢詔誥之任尤非所當欲望聖慈察臣衰拙所有恩命特賜寢停臣無任

謝宣召入翰林狀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搢紳竦歎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一作詞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論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識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

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王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羇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群言論議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引去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内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之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脩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效少答鴻恩

謝對衣金帶鞍轡馬狀同前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帶一條金

鍍銀鞍轡馬一疋者禁林促召彌峻於近班慈澤洊涯復叨於蕃錫退循昧陋曷稱暉榮伏念臣素乏藝文久塵清近神都繁浩常懼於曠官内署凝嚴遽叨於厠職便蕃曲被兢慄方深豈謂載厚宸慈式垂寵賚兼金錫帶榮踰廓落之名在笥頒衣媿甚曳婁之刺輟以内閑之駿飾精寶校之光俯耀微軀仰慚殊渥膺何酬補但誓糜捐臣無任

乞洪州劄子 嘉祐二年

臣去冬曾有奏陳乞差知洪州一次尋以差入貢院

無由再述懇私伏念臣本以庸愚叨塵恩寵一入禁署迨今三年進無補於朝廷退自廹於衰病眼目昏暗脚膝行步頗艱右臂疼痛舉動費力雖翰苑事無繁劇聖恩曲賜優容然非養病尸居之地兼臣鄉里在吉州昨於丁憂持服時歸葬亡母荒迷之中葬事未備本期服闋還朝上告聖慈乞一近鄉州郡貴得俸祿因便營緝而自叨禁職荏苒歲時貪寵忘親此又人子之責也所以夙夜彷徨不能自止欲望聖慈憫臣衰朽察臣懇廹特許差知洪州一次取進止

辭侍讀學士劄子 嘉祐三年三月

臣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恩授臣兼侍讀學士臣伏見侍讀之職最爲清近自祖宗以來尤所慎選居其職者常不過一兩人今經筵之臣一十四人而侍讀十人可謂多矣臣以愚繆忝廁翰林又兼史職太常禮儀祕閣祕書省尚書禮部刋修唐書然則在臣不謂無兼職而經筵又不闕人忽沐聖慈特此除授蓋以近年學士相承多兼此職朝廷以爲成例不惜推恩比來外人議者皆云講筵侍從人多無坐處矣每見

有除此職者則云學士俸薄朝廷與添請俸官以人輕一至於此欲乞罷臣此命不使聖朝慎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冗員況臣材識淺薄自少以來粗習辭章過蒙進擢俾塵禁署中年衰病常憂廢職至於講說經義博聞强記初復非臣所長今耆舊之臣經術之士並侍講讀者足以備顧問承清光欲望聖慈矜臣不材自知俾免冒榮之誚所有告勑不敢祗受取進止

再辭侍讀學士狀　嘉祐三年三月

右臣準中書劄子以臣辭免侍讀學士恩命奉聖旨
不許辭讓者伏念臣猥以庸虛過蒙奬擢禁署爲一
時清選既已忝竊經筵況近例多兼何必辭讓蓋以
臣身見兼八職侍讀已有十人爲朝廷惜清職遂爲
冗員況講席不添人未至闕事所以敢陳瞽説乞免
冒榮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恩濫官冗議者但知冗
官之弊不思致弊之因蓋由凡所推恩便爲成例在
上者稍欲裁減則恐人心之不足在下者既皆習慣
因謂所得爲當然積少成多有加無損遂至不勝其

弊莫知所以裁之中外之臣無有賢愚共知患此而
臣爲陛下學士職號論思豈有目覩時弊心知可患
無所獻納而又自身蹈之今既已陳述若又不自踐
言則貪榮冒寵不止尋常之責而虛辭飾讓又爲矯
僞之人此臣所以恐廹惶惑不自知止也伏望聖慈
矜臣至懇察臣狂言許寢新恩俾安常分謹具狀奏
聞伏候勑旨

辭開封府劄子 嘉祐三年六月

臣伏聞内出誥勑各一道付閤門除臣兼龍圖閣學

士權知開封府臣以庸拙久塵侍從初無勞效以伸
補報日夕循省常愧心顏今者曲蒙聖慈俾加選用
豈可苟避繁劇輙希辭免蓋臣有不得已者須至縷
陳臣自前歲已來累有奏列一作狀乞一外任差遣蓋
以臣久患目疾年齒漸衰昏暗愈甚又自今年春末
忽得風眩昨於韓絳入學士院勑設日衆坐之中遽
然昏踣自後往往發動緣臣所修唐書已見次第所
以盤桓欲俟書成便乞補外豈期聖造委以治煩臣
素以文辭專學治民臨政既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

精力不彊竊慮隳官敗事上誤聖知兼所修唐書不過三五月可以畢手置局多年官吏拘留糜耗供給今已垂成若别差人轉成稽滯只委臣了畢則恐無暇及之欲望聖慈矜臣衰病才非所長欲乞别選材能許臣且仍舊職候唐書成日乞一外任差遣以養衰殘今取進止

乞洪州第二劄子 嘉祐四年正月

臣輒有愚懇上干聖聰出於至誠不敢緣飾臣本以愚懦别無材能過蒙恩私列在侍從初無補報之效

每以尸素為慚昨者忽被選差俾權京尹臣雖知材
力淺薄衰病侵陵當此浩穰實難辦濟直以忝厠翰
苑迨今數年所職清閑過享優逸一旦遽蒙煩使不
可再辭亦欲勉强年歲之間少陳筋力之效苟無曠
敗乞一外州不意眼目舊疾遽然發動蓋自供職以
來旦旦常於燈燭下看讀文字及簽書發遣自早至
夜率以爲常全藉眼力而臣舊患已及十年兩目眊
然中外具見近一兩月來暗昏疼痛屢在假告不無
廢事人雖未責臣豈自安臣自前累曾陳乞江西差

遣一任欲乞撿會臣前後陳乞依蔡襄例除臣洪州一次俾觧繁劇以養衰殘伏望聖慈特賜矜允今取
進止

乞洪州第三狀

右臣近罄懇私自陳衰病願罷權尹乞一外州伏蒙
聖恩降詔不允臣以庸繆過叨奬擢不能陳力輙欲辭勞當被刑誅敢期詔諭理宜祇惕明訓勉勵疲駑而敢再干天聽固自愚執着蓋臣有不得已也臣舊患兩目於今十年近日以來發作一作動尤甚眵淚浸

漲睛瞳眊昏視物稍多其痛如割欲頻請假告則浩穰之地豈自遑安欲竭力枝梧則疾患內攻有難勉彊夙夜思畏不知所爲欲望聖慈憫臣衰殘察臣愚拙許解繁劇假一遠外之州俾之待罪臣無任瞻天祈恩激切之至謹具狀陳乞伏候勑旨

乞洪州第四劄子

臣近兩曾陳乞差知洪州一任未蒙恩許蓋以臣衰病不支難當任使素心所切苟欲便私非敢自圖外州以就優逸臣年雖五十三歲鬚鬢皓然兩目昏暗

自丁憂服闋便患脚膝近又風氣攻注左臂疼痛舉動艱難一身四肢不病者有幾以此貪冒榮禄甚處劇繁實知難濟矧自權行府事以來三致臺諫上言兩煩朝廷起獄其他碌碌常事亦無分寸可稱蓋其資材本自庸暗加以精神日漸耗竭處之清職則論議謀猷無一可取擢以煩使又心力疲憊自訴不能上賴聖慈憐憫雖未欲遽棄於外而臣自處實所難安伏見侍從之班交相出入昨呂溱劉敞並請補外不三數歲今悉召歸況如臣者留之無所補去之無

所惜者哉欲望聖慈矜臣此志乞一外任差遣得以養理衰殘誓於餘年少圖報効今取進止

辭轉給事中劄子 嘉祐四年二月

臣近曾陳乞外任差遣伏蒙聖慈許臣解罷府事兼授臣給事中臣本以庸虛誤蒙獎任不能陳力況未及朞遽以衰病自求罷去理當黜責以勵不才豈宜非時濫被恩賞況臣權府之初已蒙加以兼職到今才及半年有餘不因朝廷別有差使只是自以疾病求罷豈可又轉一官雖聖恩優厚過寵衰殘而臣自

揣量非才宜受所有恩命乞賜停寢只許令臣歸院供職所貴少安疲病今取進止

再辭轉給事中劄子 同前

臣近準閤門告報蒙恩授臣給事中臣尋曾瀝懇乞賜寢停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授告勑者臣本庸材蒙陛下擢在翰苑言語侍從既無所納以伸報效任以煩使又自陳疲病訴以不能然則如臣久冒寵榮果堪何用上賴聖君優容未加黜責豈可授命之日已蒙加職不久罷去又復轉官此臣

所以慙懼徊徨不敢即授也臣竊見前知府呂公弼差知益州授樞密直學士及公弼辭免不行徙領郡牧遂却只依舊充龍圖閣直學士王素蔡襄並因方面之寄乃遷職是則罷府供職京師者不當別有遷轉此近例也臣非敢飾僞上煩聖聰直以恩寵頻併理當辭避欲望聖慈察臣無所堪用矜臣能自揣量俾寢新恩免貽群議今取進止

舉呂公著自代狀 同前

臣伏見司封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出自相門

躬履儒行學贍文富器深識遠而靜默寡欲有古君子之風用之朝廷可抑浮俗置在左右必爲名臣非惟臣所不如實當今難得之士臣今舉以自代

進新修唐書表 嘉祐五年七月戊戌爲提舉編修曾公亮作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與其典章制度之美宜其粲然著在簡册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盖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僞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代之傳成之至

雖理若有待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平和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論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足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閔於是刋脩官翰林學士臣歐陽脩端明殿學

士臣宋祁與編脩官知制誥臣范鎮臣王疇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羲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録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至

辭轉禮部侍郎劄子 嘉祐五年七月庚子

臣至閤門告報蒙恩除臣禮部侍郎令臣授告勅者臣伏思聖恩所及必以臣近進唐書了畢凡與脩書官並均膏澤竊緣臣與他脩書官不同檢會宋祁范鎮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並各十年已上內列傳一百五十卷並是宋祁一面刊脩一部書中三分居二范鎮王疇呂夏卿劉羲叟並從初置局便編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如臣者蓋自置局已十年後書欲有成始差入局接續殘零刊撰紀志六十卷是臣到局月日不多

用功最少今來一例受賞臣實愧心兼臣自嘉祐二年蒙恩轉諫議大夫三年蒙恩加龍圖閣學士四年蒙恩轉給事中到今方及一年豈可又加一作以無功濫賞臣不敢虚飾辭讓煩黷朝廷理有不安實難自默欲望聖慈特寢新命今取進止

再辭轉禮部侍郎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奉被詔書一道以臣乞寢新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事伏念臣出自孤寒累蒙獎擢職忝學士官至給事中前後所授恩命不少豈敢過

於此際過飾偽辭取好讓之虛名為有識之所誚實
以臣撫心内愧不敢自欺盖以唐書置局已十餘年
纂録垂就臣最後至接續分撰卷數不多用功最少
不敢與從初置局及在局年深用功勤勞人一例受
賞所陳情實皆有據依不敢過言冀為可信敢謂特
煩詔諭前例所無上體聖恩便合祇受而臣廹於懇
悃實所難安夙夜徊徨莫知所措若以臣雖無功效
不欲獨遺欲望聖慈稍加裁損或於階勳食邑一有
所霑俾臣得不過分足以為榮臣若自欺不言則冐

寵雖多爲愧愈甚臣不勝激切戰懼屏營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勑旨

賀壽星表 至和三年二月誤雕在此

臣某等言天雖不言事以象見保祐聖德其祉無疆臣某等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憂勞勤儉之志躬自發憤而以仁慈寬厚之惠愛養元元下洎萬邦小大諸物咸欲各正性命而畢安其生上天降監宜有以報庚寅之夕星見南方占考天文福在人主惟天去人不遠如此災祥在德可不戒哉臣等乔備詞

臣無所裨補惟願清心屏欲以隆南山之固而享有一夫字無疆之休

乞洪州第五劄子 嘉祐五年七月

臣猥以庸虛過蒙獎擢久列侍從訖無補報年齒老大疾病侵陵聽重目昏聰明並耗髮白手顫精力俱衰薾以父母墳塋遠在江外未有得力子弟照管誠心迫切臣自三四年來累曾陳乞一外任差遣中間緣奉勑刊修唐書未見次第所以盤桓歲月不敢再三堅請今來唐書已得了當欲望聖慈差臣知洪州

一次所冀遂養衰（一作疎）拙兼便私塋取進止

乞洪州第六狀　嘉祐五年　月

右臣近瀝懇私上干睿聽以臣年衰多病父母墳墓在遠無人照管乞一次江西差遣至今未蒙恩旨臣以病攻於外（一作內）事迫於中（一作外）既不自安實難緘默將期得請不避煩言重念臣不幸少孤先父遠葬鄉里在吉州之吉水縣臣丁母憂日又扶護歸葬然臣方在憂禍故事力有所不周臣但仰天長號撫心自誓秪期服闋便乞一江西差遣庶幾近便營緝至

於種植松栢置田招客蓋造屋宇刻立碑碣之類事雖倉卒冀於一二年間勉力可就當是時鄉人父老親族故舊環列墓次並聞臣言自臣除服還朝皆引領望臣歸踐前約而臣遷延荏苒一住七年是臣欺罔幽明貪戀（一作其）榮祿食言不信罪莫大焉兼臣稟賦奇薄衰羸多病兩目昏暗已踰十年近又兩耳重聽如物閉塞前患左臂疼痛舉動無力今年以來又患右手指節拘攣至於鬚鬢蕭颯（一作條）久已皤然臣自視形容如此不惟不宜濫厠賢材英雋之士出入

朝廷以取笑於搢紳之列實慮早衰易殞恐遂不得一償素志以爲終身之恨臣自數年以來雖累曾陳乞而懇誠不至天聽未回亦嚮欲伺候唐書了畢今者幸已成書上奏其餘所領並是尋常職務別無朝廷差委勾當未了事件臣是敢罄述愚衷備盡微瑣伏念臣本乏材能初無階援特蒙睿奬拔自常流置在侍從殆今十有七年矣訖無補報孤負恩榮伏望

聖慈察臣心志凋零形骸朽悴閔臣昔當少壯銳意立朝今而衰退一至於此哀臣情實迫切乞賜檢會

數年以來前後陳乞特許與除知洪州一次臣雖疲
懦猶能遵奉詔條修舉常職誓殫犬馬之力上酬天
地之仁臣無任徊徨激切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乞洪州第七狀同前

右臣奉被今月二十一日詔書一道以臣陳乞江西
差遣宜不允者伏念臣早以孤賤誤玷恩榮而生禀
拙艱動罹謗咎往自河北斥守滁陽在外十年遂至
白首頃除憂制還奉内朝幸蒙聖恩收以桑榆置之
翰苑凡今仕宦光寵孰不樂在朝廷職任清優顧亦

無出禁近臣豈不思嚮之流落引領欲一作顒還而乃
却蹈風波自投遠外此之愚計豈近人情蓋以臣事
廹心危有不得已凡諸懇悃甞具剖陳不敢煩言况
已罄盡再念臣遭遇明聖過被恩私犬馬無知猶能
報效而臣性既踈簡識非明敏少以專學而自愚不
能趨世以濟務效當求實而安事虛名才貴適時而
一無可用至於上所詢訪時有論議亦碌碌隨衆人
未甞有所建言縱令有之亦不足采惟有文字繆為
流俗過稱而自供職禁庭殆今七載屬中外無事文

書甚簡不過月赴四五直飽食甘寢止撰青詞齋文一兩通只此爲臣所能是臣事業去之亦何闕於事存之又奚補於時將何以上煩睿慈曲示恩意特頒詔諭前例所無捧讀驚慚繼以感涕臣亦竊聞近日兩制臣寮多求外任彼皆材業有素年齒方彊又無事於外方可以且留供職惟臣材無可用年又漸衰外有私營冀償夙素欲望聖慈畀之一郡使其志畢願從若天幸餘齡未塡溝壑則遺簪舊物尚或冀於見收而疲馬君軒豈不知於有戀臣無任祈恩激切

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勑旨

辭侍讀學士狀 嘉祐五年九月

右臣準閤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學士者竊以學士不宜兼侍讀臣於前歲已具陳論當時蒙恩遂許辭免在於今日豈宜復授得非以方今經筵闕人而臣在學士中適當次補聖恩優異不忍獨遺臣以衰殘久塵禁署已兼龍圖閣學士而在院學士多未有兼職況臣前已有言理宜自踐欲乞許臣只兼舊職其經筵闕侍讀別賜除人所有誥勑臣不敢祗受今

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表 嘉祐五年十一月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仍加食邑實封散官勳賜如故者成命始行驟驚於衆聽撫心增懼曾莫以自容臣某中謝竊以樞要之司朝廷慎選出納惟允實賛於萬機禮遇均隆號稱於二府顧任人之得失常繫國（一作體）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不一伏念臣器能甚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古學終迂闊以自愚而

自遭逢盛明擢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曆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閑處故自叨還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于十請瀝愚誠而懇至被明詔之丁寧雖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群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豈謂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以濟治因柄臣之並選憐舊物以不遺然而致遠之難力不勝者必速其顛躓材不可能自知者猶得為明敢冀睿慈察其迫切俯

四海遲更選儁良如此則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
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

謝樞密副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官充樞密副使
尋具表陳免蒙降批答不允斷來章者右樞虛府充
位宜求於儁賢多士盈庭誤選乃先於庸妄既牢辭
之靡獲徒冒寵而爲憂臣某中謝伏念臣少本賤愚
初無志慮為小人之事力不勝於負薪程有司之文
學止期於干禄過被仁恩之繼育早從英俊之並遊

遂叨侍從之流久玷論思之地方時求治殆無補於毫分(一作分毫)顧質早衰況漸凋於齒髮但思藏縮敢望甄陞矧惟贊萬事之機必也極一時之選豈容濫得猥以備員當命令之始行方惶惑以自失而睿恩至渥召旨甚嚴莫諧懇避之誠徒負貪榮之媿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廓天地之量垂日月之光憐樸直之無他謂疲駑之可勉俾承闕乏以効拙勤臣敢不奮勵無能之姿感激難逢之會職思其位庶免於曠官謀不以身少期於報國

辭參知政事表 嘉祐六年八月

職參論道宜極選於一時授匪其人實駭聞於衆聽恩榮所被跼蹐難安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乏材能徒緣幸會列于侍從白首無聞置在樞機素餐已甚雖聖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而朝廷之事毫釐動關利害豈止曠官之誚每懷誤國之憂竊惟政事之臣代天工之任俾之贊貳宜擇材賢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收誤獎之恩廣僉諧之訪憫疲駑之已試備見無庸求俊乂於在廷擢之不次俾獲安於舊職冀免速

於罪辜報効之誠殞糜後已

謝參知政事表

賛貳國鈞參聞廟論謂宜不次而選兾得非常之材廼以叙遷俾之承乏誤恩過被訴讓靡從臣某中謝伏念臣少迫賤貧偶勤學問儒者慱而寡要況匪多聞文章世之空言豈能適用徒以早遘亨嘉之會驟蒙奬拔擢一作之私叨言語侍從之流逺今踰紀玷出納樞機之任初乏可稱幸先彈理之未加每欲遜避而引去敢期睿眷俾與政機優以寵章進其爵秩望

非有及業與憂弁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光德服
明爲躬勤儉博求俊乂以濟治康謂臣既朴且愚必
能循於忠謹雖愚而懦尚可策其疲駑猥以備員遂
玆冒寵臣敢不益堅素守自勉不强惟殫犬馬之勞
上答乾坤之造

辭明堂加恩表 嘉祐七年九月

祭之爲惠雖溥貴乎均而賞不因功則士無以勸既
難安於競愧敢自避於顯煩臣某中謝伏念臣性本
顓愚學無師法才不適當世之用識不通治古之原

誤蒙聖知擢自平進俾參國論幸有緼而得施坐耗歲時訖無稱而取誚方懼素餐之責敢懷濫得之心屬宗祀之有嚴奉精禋之致孝陪一二大臣之後旣竊覩於盛儀獻千萬歲壽之觴獲其慶於成禮然而賜之所餕蒙福已多加以寵榮在臣豈稱伏望尊號

皇帝陛下回高明之聽察懇至之誠推一人有慶之

恩賜先於幽遠憫小器易盈之量俾免於覆顛特收

渙汗之行仰冀曲全之造

謝賜飛白并賜宴詩狀 嘉祐八年正月

右臣去月二十七日伏蒙聖慈召赴天章閣觀太宗
真宗御集次赴寶文閣觀御飛白書賜以金花牋字
遂賜宴於群玉殿臣本出寒儒遭逢盛旦誤被奬擢
參聞鈞衡陛下憂勤萬機德被四海邊鄙不聳年穀
順成民物熙閑聖心怡豫臣於此際旣得以尸素偷
安而又獲親侍淸光便蕃恩錫一時之盛事千載之
難遇臣不勝至榮至幸謹課成召赴天章閣寶文閣
觀祖宗御集賜飛白羣玉殿賜宴五言八韻詩一首
隨狀上進干瀆宸嚴無任惶恐戰汗屛營之至

謝覃恩轉戶部侍郎表嘉祐八年英宗登極四月上

皇明繼照如日之昇睿澤霧流溥天咸被時惟朽儒亦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虛僅知學問識不周於往行時一作用材莫逮於中人方其壯年喜論時事名聲濫得指謗咎以偕來榮寵踰涯蹈憂危而亦至晚被先朝之誤獎俾陪二府之後塵居無補於休明力自期於引避遽號弓而結恨雖殞體以何追伏遇皇帝陛下奮發乾剛嗣承天統當茂業繼文之始乃欽謳歸啓之初宗社獲安人神洽一作合慶矧惟新

之號令方無間於幽遐顧於茲時其敢獨異倚從之
受但益凌兢敢不勉勵衰殘感遇今昔更竭疲駑之
效庶伸塵露之微

謝皇太后表

嗣聖當天法重離而正位鴻恩浹物均萬國以同休
遂容尸素之臣猥被優隆之渥臣某中謝伏念臣名
雖學古性實迂儒徒誦習於典墳靡該通於今古爰
從束髮遭會明時歎先帝之誤知與羣英而並進叅
樞黃閤叨陪論道之司白首丹心徒有報君之志竊

綴衣之揚命奉主鬯以承祧方推慶賜之行遽荷便蕃之寵伏遇皇太后殿下坤元厚載母道居尊惟茲聽覽之初務霈汪洋之澤臣敢不勉脩職業上副憂勤送往事居忘身盡節庶展涓埃之效少酬覆燾之

辭特轉吏部侍郎表治平元年閏五月

受寵若驚況被非常之命事君無隱敢傾至懇之誠伏念臣性姿僻近識何贍高明惟知蹈躡臣其中謝伏念臣性姿僻近識局昏冥學古自愚非有適時之用論材甚薄豈堪任重之難徒以荷先帝之誤知自孤生而拔擢犬馬未報但虞塡壑之有時弓劍忽遺遽歎攀髯之莫及而屬皇明繼照聖治惟新送往事居雖策疲駑而自勵進思退補未知罪戾之所逃至於貪踰分之寵榮冀

無功之爵賞非惟愚慮所不敢及顧有公議其將謂何而甫茲彌年再以增秩方命書之始下駭群聽以生疑此臣所以剖瀝肺肝不能自止彷徨夙夜莫獲偷安伏望皇帝陛下回日月之餘光廓乾坤之大度察其悃愊(一作迫)假以矜寬雖成命已行國體當嚴於出令而從人之欲天高幸或於聽卑特收渙汗之恩以息諠譁之論庶安常業誓畢愚衷

再辭轉官第一劄子

臣此者伏蒙聖恩特除臣吏部侍郎依舊居職臣早

來獲對天顏雖略具陳述退而循省未盡懇誠伏念
臣本以常材誤蒙任使問其所職則皆朝廷之大事
較其成効則無尺寸之可稱外惟碌碌以隨人內則
區區而自守當陛下聖政惟新之始勵精求治之時
雖天度包容未加斥罷而臣心自揣常負驚憂豈謂
宜黜而升當責而賞非惟臣自知不可顧於物論其
謂如何況自去年陛下即位之初均慶之典臣已首
叨遷秩今來恩命實出非常在臣之愚難以自處欲
望聖慈矜察特賜寢停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令於後殿告謝臣與趙槩等遂詣垂拱殿門請對欲再具敷陳續奉聖旨須管便受告勑臣以聖駕已起君命甚嚴惶惑之間不知所措雖已受告勑尋於延和殿得對已曾瀝懇備述聖恩非次義實難安蓋以無功受賞著衆以爲非若竊事爲功則罪又大矣伏以陛下承先帝已定之命入繼大統此天人之意也而即位之始偶因過哀致違和裕既而勿藥有喜聖躬清寧蓋由宗社神

靈顯此異事欲彰皇天眷祐陛下使不由人力而致康復而臣今乃貪以爲功坐獲厚賞此臣所謂於義難安者也至於陛下未親庶政之間中外幸得無事此有宋百年四聖相繼威德在人顧臣等輩有何施設過蒙襃獎以此疇勞況臣猥以庸材參聞國政上所賞罰臣職奉行若群臣之間有功狀不明迹涉僥倖尚當裁抑以絶濫恩而臣乃自貪寵榮以速議論此臣所以區區不能自已也故聖恩雖極優異而臣不免屢瀆天聽（聽一作聡）伏乞早回聖斷追寢成命俾臣

獲安常分以息群言今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入内高品陳日新至中書傳宣令臣繫新除官臣尋與曾公亮等具劄子奏乞候來日覆奏伏縁此來恩命出於非常臣與韓琦等進退惶懼夙夜思維雖君恩至優遠則有咎然事體所繫義有難安所恃者睿聖聰明必察臣等懇誠之至聖心寛恕不以臣等屢黷為煩欲望天慈省閱臣等前後所陳事理曲加裁擇特賜寢停於此四方旱災

百姓嗷嗷之際是臣等合被責之時免濫受非次之賞則臣不勝幸甚臣誠迫意切言不成文干冒冕旒伏俟誅戮以取進止

謝特轉吏部侍郎表

驟膺渙渥備瀝愚誠雖至辭窮罔避煩言之爲黷重乎令出莫回成命於已行祇受以還驚（一作兢）惶失節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於元本材不足以經綸但知守拙以爲忠每務師心而自信徒以遭逢先帝拔自衆人久參侍從之聯遂玷機衡之貳而屬大横啓

兆嗣統膺期方初政之清明思百度之脩理内量譾薄實憂以聖而責愚矧廹衰殘方念乞身而告病不謂皇慈曲被寵數屢加當覃大慶之初已無功而冒賞曾未踰年之久復進秩以叨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政惟新用人務廣謂才難於求備思悦使以忘勞憫其勤劬錫以優洽雖榮踰於望表亦寵與其憂并誓殫犬馬之微少答乾坤之造

乞外任第一表 治平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上二十五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聞事君以忠本期盡瘁不能者止亦貴自

無敢傾悃愊之誠仰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由寒素偶踐科場祇希干祿以養親敢冀逢時而見用蓋以腐儒章句之學豈堪王佐之材童子雕篆之文固異賢人之事而誤蒙睿獎俾貳宰司訖無豪髮之可稱常懼滿盈之必覆加以年齡逈於衰晚氣血損於憂傷惟兩目之舊昬自去秋而漸劇精明晻藹瞻視茫洋冬春以來職業多廢當聖君求治之始是群臣宣力之時自嗟犬馬之微生遽先疲之惟恃乾坤之大度曲賜含容雖未責於曠官亦難安於尸

祿與其坐待於彈劾豈如自乞於哀憐伏望推天地之恩回日月之照察其愚直不敢矯誣許辭政事之名假以州符之寄則臣不止偷安而養拙亦將自療以求痊尚冀昏瞳之復明會圖後効而論報

第一劄子

臣所有誠懇昨日獲對便坐已具敷述蓋臣自去年八月喪一女子凡庶常情不免悲苦因此發動十年來久患眼疾又爲老年全服涼藥不得自深冬已來氣暈昏澁視物艱難接此春旱陽氣上攻遂至大段

妨事然臣愚心秖欲俟壽聖節隨班上壽一展臣子之誠以爲榮幸然後懇求罷去所以勉彊遷延至今縁此是臣私故瑣屑雖臣子之於君父理當無隱然難委曲盡載表章所以先具奏陳兾蒙省察臣以非才過蒙任用使其聰明彊健猶懼不能稱職況此衰病何以堪處昨日雖面奉聖旨令且未要入文字蓋臣廹於情懇退不自安今已具表陳乞伏望聖慈哀許令取進止

第二表 正月二十六日上二十九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政事伏奉批答不允者天甚仁而溥愛人有欲而必從蓋睿聽之未回由懇誠之不至敢干斧鉞再瀝肺肝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經材非適用徒以遭逢昌會進冒寵榮一玷機衡五遷歲律伏遇皇帝陛下握圖撫運嗣統當天覽決萬事則堯舜之聰明愛養群生則禹湯之勤儉賢材並進聖治惟新臣於此時得與大政何脩何飾而可以稱職旅進旅退而莫知所為已慚廊廟之訏謨既無遠略惟有簿書之瑣屑尚可宣勞而苦此雙瞳莫

能久視眊然終日兀爾尸居上無以副人主之憂勤下無以伸臣子之報效久而不去罪則奚逃此臣所以夙夕彷徨難安自默者也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聽少軫皇慈念臣日侍冕旒察臣心非木石祿位者人情之所顧惜孰肯妄辭筋骸者物理之有盛衰不能無之哀其可憫寬以不誅俾諧得請之恩當識謝生之所

第二劄子

臣受國厚恩叨與機政材識庸下不能有所補報上

賴聖君含垢未即斥去而又不思勉彊竭力以脩職業輙以衰疾自陳欲圖安便重煩聖念特降中使傳宣賜以訓誨丁寧切至而又須然未即聽從在臣之罪可誅者非一臣以方具表陳乞理當闔門俟命不得進見闕庭面陳悃愊臣聞自古君臣去就之際與今不同蓋昔之公卿解職便歸田里其朝居君側暮已絕於朝廷所以臣重去其君君亦難其臣之去然猶去者相繼今則不然凡辭職任者皆不去祿仕或優游侍從之班或出守藩要之地豈為避寵辭榮乃

是免勞就逸實人臣之僥倖也況如臣者尸祿終日無勞可均實以兩目俱昏是十年舊疾自去秋發動日益昏澁看讀文字艱難憂慮職事曠廢有悞國家所以敢布懇誠乞憐君父冀一閑僻處將養三二年或目復清明却乞一邊遠繁難處展効乃是臣自為僥倖之計與辭榮避寵者不同欲望聖慈不以為難早賜恩許令取進止

第三表 正月二十九日上二月二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近上表章乞解政事伏蒙聖慈再降批荅不

允者臣聞事君以忠信爲本立朝以進退爲難惟不自疑乃能取信於上苟無大過庶幾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今臣遇聰明之聖主固不自疑苟好庇之寛仁幸無大過是以敢因疾病直露情誠而封章屢陳俞旨未賜臣竊謂日月之明無不照豈不諒臣之乃心得非天地之恩有所憐未忍許臣之遽去在臣自揣何以克堪豈合更此多言上煩宸聽所難遂默蓋切懇私臣其中謝伏念臣以中下之才被非常之任日諧進見則蒙眷待之優隆退接同列則怨

纖毫之間隙自可安然樂職亦復何所憂危況千載一遇者盛時之難逢高秩厚祿者常情之貪得苟非殆於衰病豈敢固自欺誣伏望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哀愚款念其蒲柳質易朽而先衰譬若馬牛力已疲而則止賜其如請恕以苟安則臣刮膜袪昏尚冀清明之來復捐軀殞命終圖報效於餘生

為雨水為災待罪乞避位第一表 治平二年八月

臣某言臣聞任非其人則官必曠職時多闕政則天為降災惟譴咎之有歸難僥倖於獨免臣某中謝伏

念臣本以庸妄遭逢盛明擢貳宰司與聞國論不能
叶宣上德輔導至和頻年已來害氣交作春饑已甚
饉疫相望秋潦暴興覆溺無數下致生民之愁苦上
貽聖主之焦勞臣獨何心安於厥位舉朝廷之典法
便合黜幽賴覆幬之寬仁尚容自劾伏望皇帝陛下
特回天造俯察愚忠俾解政機推行憲罰以塞上穹
之降責以警庶位之偷官然後別選儁賢俾居參輔
益圖要化之術上副求治之心自然人神以和災異
咸弭不惟臣適其分亦俾國無屈刑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變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者上天告戒比屋罹災慮思消異之方願避進賢之路特迂聖訓未諒愚誠退自省循豈遑安處臣某中謝

伏以天人之相去不遠見於事者若響之應聲賞罰之至要易知舉其大則以一而警百是以政有得而有失則災祥以類而來官若成而若虧則黜陟以時而舉伏念臣猥由愚陋進冒寵榮一貳政機五更歲律相府之事無不揔既皆得以與聞斯人之居不聊

生欲於何而歸咎辜朝廷之委任貽君父之憂勞此而不誅何以勵衆伏望皇帝陛下奮然睿斷赫以皇明理其曠敗之愆正厥經常之法置之散地全以寬恩誓堅犬馬之心終效涓埃之報

第三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災再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陰沴干時聖心軫慮明詔一下群臣震惶況居任責之司敢爲幸免之計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自膺眷命光紹丕圖總覽萬機之繁講求三

代之治旰不遑食勵文王之小心行之以勤躬伯禹
之盛德固已生民受賜品彙蒙休宜召至和以來嘉
應而善氣未效時災荐臻惟天聰明異不虛出示人
警戒咎必有歸所以三事之臣連章瀝懇況臣最爲
濫竊尤玷寵榮方平日以尸居不知引分及敗官而
宜罰其敢逃刑伏惟皇帝陛下俯抑至慈深思大譴
退其不肖以爲脩政之先不以空文庶得應天之實

再乞外任第一表 治平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上二十七日批答不允

臣聞忠以事上雖見義而必爲力有不能則知難而

當止是惟臣子進退之分寔繫國家利害之機則其居也敢懷竊位之安其去也豈止全身之計輙殫拙訥上瀆高明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孤平（一作單）學不通方識非慮遠徒以遭逢先帝誤被聖知擢自諸生俾參大政伏遇皇帝陛下膺期出震繼統當天方聖政之惟新思群材而並濟臣以衰遲之朽質久當機要以妨賢有守經泥古之愚無應變適時之用考於外論早合黜幽伏蒙皇帝陛下廓大度以兼容謂衆惡者（一作之）必察特加庇覆俾獲保全固當

勉勵疲駑誓圖報效而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兩目
眊昏積年舊苦中消渴涸新歲所加精液銷澌志與
神而並耗華膂腠削氣將力以俱殫臣若猶彊殘骸
竊貪厚祿坐取敗官之責上累知人之明茍以此致
興於人言則乃是可畏之公議異夫誣謗難復主張
此臣所以深自揣思敢陳悃迫（一作愊）伏望皇帝陛下
曲回睿眷俯察愚忠念其獲覲日月之光頗歷歲時
之久居常祿祿曾莫異於片言一有紛紛遂獨當於
衆怒尚乏周身之智豈堪爲國之謀因其自訴於病

衰幸俾獲逃於罪戾退之散地得盡餘齡則臣永荷
天地之恩敢忘犬馬之報

乞出第一劄子

臣昨日獲對便坐輙述懇私乞解政事之任緣臣疾
患累日氣血虛乏頭目昏眩不能久立不得久侍天
顏悉陳悃愊伏自濮園之議既興言事之臣荒唐不
學妄執違經非禮無稽之說耻於不用不勝其忿遂
厚誣朝廷借以（一作臣）為名因乃（一作以）肆言訕上指臣
為姦邪首議之人陛下至聖至明洞見中書與兩制

所識本末察臣無非曲賜保全而呂誨等附下罔上
語言悖慢無復君臣之禮以至斥黷母后非毀詔書
等事陛下皆屈意含容不加顯戮止於退罷而已及
詔定濮王典禮不如誨等所誣既又詔牓朝堂諭以
本末由是中外釋然凡素為誨等誑誣衒惑之人皆
識朝廷本意但恨曉諭之晚今則是非已正曲直已
分臣所被誣亦已獲雪然則更何所辨豈合有言而
臣義有不得已者蓋以執政之臣天下之所瞻望朝
廷以為重輕若其名譽烜赫非止一人之榮乃是朝

廷之光也其或身名毀辱非止一人之辱乃是朝廷之辱也昔唐文宗甘露事後小人用事宰相李石為其所惡乃遣盜殺之不中而斷石馬尾石遂求罷文宗雖知石賢相可惜亦不得已而罷石為荊南節度使蓋顧國體當爾也今臣固無李石可惜之賢而其所被毀辱者何止斷馬尾而已呂誨等連章累疏惡言醜詆陛下為臣愛惜留中而不出誨等自寫章疏宣布中外今閭巷之人皆能傳誦雖誨等急於賣直取名肆其誣罔不暇惜國體而自為傳播如臣者豈

合張頽忍耻猶安厥位使天下何所瞻望凡臣所貪
以爲榮者乃朝廷之辱也由是言之臣豈得已哉使
臣無疾病猶當懇自（一作白）引去況臣不幸適值自春
來痟渴不止昨日面奉德音陛下悉已知臣所苦聖
恩憫恤爲之惻然伏望陛下特賜除臣近京一郡俾
養衰殘則臣未死之間誓當別圖報効今取進止

第二表（三月二十八日上　四月三日批答不允）

臣近貢封章願還政事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
臣聞悃誠雖微而苟至可以動天大仁博愛而無私

未嘗遺物敢殫懇悃再冐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智識非精器能甚淺稟生奇薄自少嘗履於艱虞雖處困窮所守粗知於名節而自早蒙擢用思奮猷爲不善自謀遂致怨仇之積罔知避禍屢觸陷穽之機先皇帝曲爲之惻然拔於讒說收獎進終始保全以至晚年致之二府念初無於報効徒久玷於恩榮逮逢神聖之嗣興顧已歳時之三易問其職業曾無補於毫分聽於諠譁則不勝於詆辱猶彊尩殘之質坐懷寵禄之貪昔古一作云高位之疾顛何况千人之所指

縱以善痾之苦薾然氣血之衰藥石之功既難求於速効機政之地豈宜久於曠官伏望皇帝陛下曲軫慮慈俯哀危懇謂獻納訏謨之任已無益於明時而沮傷憔悴之餘寔難安於久處許其引避寬以優容儻後來因此以得賢則臣去猶為於有補苟未塡於溝壑誓終竭於消埃

第二劄子

臣近再述懇誠上干天聽乞解重任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丁寧訓誨未賜允俞臣本庸材不堪大用遭逢

聖主誤被獎知陛下急於求治取信輔弼言無不從臣於此時不謂不得君不謂不得位而智識駑下初無補報既不能建明大義鎮遏群言又不能和會衆心叶于一德遂致浮詞異論中外諠譁惟務含胡無一言以辨正但欲因循茍於無事以此養成群小誣謗聖朝上則煩黷睿聰下則自取身辱雖陛下閔臣拙直衆怒獨當察臣暗愚不識陷穽然臣拙於謀身不堪任用已驗如此可黜不疑陛下聖度寛仁曲加保庇以為簪履舊物不忍一旦棄捐然臣夙夜彷徨

不能安於自處者蓋以朝廷輕重繫在大臣若大臣望重則朝廷尊大臣望輕則朝廷不重大臣望輕猶爲不可何況惡言醜詆毀辱百端令豺狼當路姦邪在朝之語下傳閭巷外播四夷以是而言何止望輕而已陛下有臣如此豈不為朝廷之辱哉雖陛下至聖至明察臣無過臣能自信無愧於心而中外之人不可家至而户曉百辟之瞻望衆人之譏誚臣亦何顔以處之與其負慚俛首以見搢紳孰若乞身遠去少避指目是則聖恩許臣解罷俾臣稍獲便安乃是

臣居位也以榮為辱其去也以黜為升惟望天慈曲從人欲今臣已上第二表伏望聖慈曲從人欲除臣蔡亳一州差遣

第三表

四月初四日上初七日批答不允斷來章

臣近以疾患自陳乞解重任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者坐貪國寵既以難安仰叫帝閽期於必達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幸會親遭休辰以一經之腐儒參萬機之密論違時背俗速謗招尤雖無獨立弗懼之明粗懷可殺不辱之節所以彊顏忍耻不知軒冕之

累加之多病久衰難勝筋力之任近從去歲益以中乾渴如鼴鼠之飲河喘若吳牛之見月多言外噪衆疾內攻心已自危豈足當於謀慮力雖欲彊幾或作一不至於踣顛方奮銳於壯時猶無可道迨摧傷於晚節亦復何堪雖幸聖君容覆之恩豈逭神理薾盈之罰苟不知退其將殞生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私回日月之照察臣粗識廉耻閔臣遽此衰疲丐以一州俾從素志如此則力排群議已荷於保全遂養殘生更繫於亭育雖同草木之賤尚識造化之仁

第三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除一蔡亳州差遣已三上表及兩具劄子陳述伏蒙聖慈累降批答不允斷來章者臣竊伏思惟臣之披瀝肝血祈天請命之懇其說甚詳而其誠至矣陛下每降答諭丁寧獎勗所以過賜優待臣之恩禮亦已至矣而臣不能仰遵聖訓力疾就職而猶更哀鳴上煩天聽者蓋臣義不獲已與近日韓琦曾公亮胡宿等從容於進退者事體不同也臣以非才被任遠時忤衆自招謗怒不容其身今

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巷陌遠洎四海外及夷狄皆能傳呂誨等章疏矣其罔誣醜詆之語莫不能道之矣而臣以顧惜國體既不當更與誨等辨正便合引避去位而以是非曲直付之公議乃爲合理昔漢世大臣有被誣以罪者例不對理陳寃蓋其人或遂廢黜或被刑誅所以更不自辨可矣未有論議喧沸不自辨明而頑然自安其位者也今朝廷處臣者何位任臣者何事所繫事體者如何而誨等詆臣者何語臣其可安處此位者乎昨濮園之議自手詔告示中外

後凡中書論議本末邪正及誨等加誣詆訕等事皆已幸蒙辨正矣惟臣所被邪謀首議姦諛僥寵之惡名既不能自辨若又不識廉耻頑如木石遂安其位陛下謂有臣如此其可當國家之大任乎此臣所以夙夜思維誨等詆臣者諛佞希榮寵耳故惟有懇辭重任遠避寵榮乃可以塞小人之口然則陛下聖恩一許臣罷去是為臣辨誣謗全名節其賜臣者多矣厚於賜以高秩重禄萬萬也臣幸蒙陛下知獎久矣臣之心迹聖鑒昭然洞見表裏此臣不當復言臣所

詆辨誣謗全名節者為中外之人不可家至戶曉者爾蓋非早自引去無以塞誣謗臣者之口也夫爵祿朝廷所以寵臣下也使身心安泰名譽光顯者居之則不勝其榮也若毀辱媿耻憤悶憂鬱者居之適足為苦耳伏望聖慈察臣哀切懇迫之誠不以臣比從容於進退者特許臣解罷政事除臣一外任差遣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已具劄子罄述懇私更不敢

重疊叙陳上煩天聽臣以非才誤膺獎任存之既無所惜去之何足可思然而不早罷去此乃陛下至仁至慈憐臣衰殘不忍遽遂一作便棄捐務欲退人以禮今臣表章劄子各已三上伏蒙三降批答丁寧訓勗未即允俞中外之人皆知陛下曲意留連恩禮已足伏乞出自宸斷早賜恩許除臣一外任差遣

第五劄子

臣昨日獲對威顏備陳懇迫而言意拙訥不能感動愚誠雖切天聽未回夙夜省循莫遑安處臣本庸材

不足比數然而職所任者國政身所繫者國體而遺
僨誣枉毁辱百端旣不自辨明便當引去加以年齒
凋耗疾病侵凌豈可勉彊衰殘不知廉耻此臣所以
披肝瀝血干冒誅夷不能自止者也再念臣材識駑
下過蒙陛下拔[illegible]當奮發事業粗立功名上報君
恩次雪身辱然臣出入二府已七八年迄無一言建
明一事可採以前日之禄禄如此可知後日之無所
爲也若終於尸禄偷安苟貪榮寵不惟上辜委遇實
亦自負初心蓋材力短長固有不能勉彊若進退名

節尚可自擇前世人主之待其臣也事非一端或高其行義不奪其志或許其閑退俾自安全不必悉以高秩厚祿但曲從所欲便是君恩伏望聖慈察臣悃愊特許臣所乞則臣未盡之年尚知論報今取進止

辭覃恩轉左丞表治平四年正月神宗登極二月上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行尚書左丞依前參知政事加階食邑食實封及賜功臣者澤施無外數均極於汪洋寵至若驚實難安於啓處敢傾拙訥上黷高明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早由平進一經

之學乃自守之迂儒十駕其駑終不堪於遠用徒以
旦暮千載遭逢兩朝擢貳鈞衡坐淹歲月國恩未報
但虞塡壑以遺羞金舄已成豈謂攀胡之莫及幸遇
皇帝陛下重離繼照正統當天萬物覩而咸忻大號
渙其均慶致茲孱朽亦玷光華然夫位高而疾顚者
是亦其勢然器滿而必覆者蓋由於量過敢忘戒懼
誠殫懇私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矜愚守當萬
機之新政收厚賞於無功則臣雖蒲栁之易（一作已）衰
尚冀涓埃於後效

謝覃恩轉左丞表

臣某言云云大慶均行霈流而甚溥渥恩曲被俯僂以無容臣某中謝伏念臣性質迂愚器能淺陋言不足以備典謨之奧學不足以通治亂之原徒以早荷兩朝之誤知拔自孤生而奬用疲駑雖難一作勉訖無補於毫分歲月屢遷猶坐貪於寵禄方懼黜幽之典敢希冒進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光紹寶圖惟新聖政繼離明而大照推乾施以無偏致此妄庸首蒙渙汗臣敢不退思警懼益勵衰疲感風雲際會之難

依日月光華之末少圖後効葵藿風心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三終

恐因人於淮之未必圖公後世謹言

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治平四年二月

臣近因誤於布衣下服紫襖爲御史所彈臣即時於私第待罪蒙聖恩差中使傳宣召入中書供職今竊聞蔣之奇再有文字誣臣以家私事臣忝荷國恩備員政府橫被汙辱情實難堪雖聖明洞照察臣非辜而中外傳聞不可家至而户曉欲望聖慈解臣重任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顯示多方取進止

再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臣昨日曾有奏陳爲臺官蔣之奇誣奏臣以家私事乞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未嘗降出施行臣夙夕思維之奇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爲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若有之萬死不足以塞責臣若無之豈得含胡隱忍不乞一作與辨明伏况陛下聖政惟新萬方幽遠咸仰朝廷至公不疑爲辨曲直而臣身爲近臣忝列政府今之奇所誣臣之事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冤犯

大惡而不誅負至寃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體不細
由是言之則朝廷亦不可含胡不爲臣辨明也大抵
小人欲中傷人者必以曖昧之事貴於難明易爲誣
汙然而欲以無根之謗絶無形迹便可加人則人誰
不可誣人人誰能自保欲望聖慈特選公正之臣爲
臣辨理先賜詰問之奇所言是臣閨門内事之奇所
得必有從來因何彰敗必有蹤跡據其所指便可推
尋盡理根窮必見虛實若實則臣甘從斧鉞若虛則
朝廷典法必有所歸如允臣所請乞以臣劄子并蔣

之奇所奏降出施行

乞罷政事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事君之節雖盡瘁以爲期量力而行有不能而則止敢黷蓋高之聽瀝陳至悃之誠臣某中謝伏念臣本出羇單粗知業履逢右文崇學之代竊並羣英之遊當好問納諫之朝獲從諸老之後遂蒙獎用叨貳機衡幸四海之無虞得容尸素荷三聖之殊遇特察孤忠坐貪寵禄之榮不覺歲時之久而餘齡嚮晚百疾交侵四體癯羸甚巳衰之蒲柳鬢瞳眊

稍幾不辨於騧驪頃自去秋累陳愚欵先皇帝惻然
垂閔慰以恩言許至新年俾解重任萬乘之仙遊忽
遂孤臣之素願莫從方今聖統嗣興皇明繼照人神
胥悅中外晏安顧無避事之嫌敢遂乞身之請伏望
皇帝陛下特回睿眷俯察懦衰念孤根之易危哀小
器之難用置之閑處賜以保全如此則天地之仁曲
從於物性犬馬之報尚識於主恩

又乞罷任根究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爲臺官蔣之奇誣奏陰私事已具劄子乞差官根

究明辨虛實伏緣臣見任政府在於事體理合避嫌欲望聖慈先罷臣參知政事除一外任差遣臣既解去事權庶使所差之官無所畏避得以盡公根究臣竊慮朝廷未明虛實不欲直以此事罷臣職任臣已別具表章伏乞早賜施行

神宗御札 治平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卿知　付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內臣朱可道傳宣撫問仍賜臣手詔委曲慰安臣孤危之迹橫為言事者誣以莫大之罪自非遭遇聖明特爲窮究則當爲冤死之鬼然事出曖昧上煩天造累行詰問必見蹤由臣仰恃聖君在上內省於心必冀終獲辨雪臣無任捧詔涕泗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爲蔣之奇誣奏臣以陰私事前日再具劄子乞詰問之奇自何所得因何蹤跡彰敗乞差官據其所

指推究虛實伏緣之奇所誣臣者乃是非人所爲之大惡人神共怒必殺無赦之罪傳聞中外駭聽四方四方之人以謂朝廷執政之臣犯十惡死罪乃曠世所無之事皆延首傾耳聽朝廷如何處置惟至公以服天下之心若實有之則必明著事迹暴揚其惡顯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虛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釋天下之疑至如臣者若實有之則當萬死若實無之合窮究本末辨理明白亦不容苟生若托以曖昧出於風聞臣雖前有明[illegible]

有鈇鉞必不能中止也以此言之繫天下之瞻望繫朝廷之得失繫臣命之死生其可忽乎其得已乎伏乞以臣所奏詰問蔣之奇得於何人其人所說有何事更不得徒說虛辭直具所說人姓名及所聞事狀據實聞奏臣所瀝血懇必望朝廷理辨虛實乞不留中

再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累陳血懇煩黷天聽爲彭思永蔣之奇誣奏臣陰私事乞辨明虛實伏蒙聖恩累賜詰問至今未聞

有所指陳竊以臺憲之司雖許風聞言事然所謂風聞者謂事不親見而有聞於他人耳然其說必有其人其人必有姓名若所聞小事則有不足論若所聞大事繫人命之死生則必須審問所說之人事狀虛實然後可以上言況之奇明列章疏伏地頓首堅請必行若不明見事狀審知虛實豈敢果決如此及朝廷窮究又却不指定所聞之人姓名亦不明言有何事迹但飾游辭無所的確盖之奇初以大惡誣臣則朝廷更不推究便有行遣及累加詰問遂至辭窮也

不然思永之奇懼見指說出所說人姓名後朝廷推
鞫必見其虛妄所以諱而不言也臣忝列政府動繫
國體不幸枉遭誣陷惟賴朝廷至公推究別證虛實
使罪有所歸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竊慮朝
廷須所說人姓名思永之奇無所指說必以朝廷拒
諫為言此乃辭窮理屈而妄說也臣謂若朝廷開言
事不行則是拒絕言者今以所言事體不可直行須
當根究虛實乃是用臺官之言即須行遣爾豈足爲
拒諫也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

臣以拙直受恩兩朝惟以至公之心爲報國之効凡於親舊不敢有纖介阿私是致怨怒臣深者造爲飛語誣臣以家私陰事是人倫之大惡所以語駭人聽易於傳布竊以言事之臣謂之天子耳目之官本期裨益聰明若聞外有怨家仇人造作飛語中傷執政之臣正當奮然嫉惡爲臣根窮起謗之人辨别虛實明其誣罔使後凶人不敢陷害良善以彰朝廷之明此乃言事之職今思永心知事無實狀而不能爲臣

辨明反碌碌隨衆騰口搖舌蔣之奇專用怨仇人飛語便以虛爲實上惑聖聰及至朝廷再三詰問須要事實則各不能明指一人之言明陳一事之據思永既云無實狀則知虛妄可知之奇則飾游辭謂風聞於衆且臺官雖許風聞而朝廷行事豈可不辨虛實大凡可駭之語易於傳布假如怨仇之人有誣大臣以叛逆不道者飛語一出則必騰口相傳豈可便以傳聞之衆致大臣族誅如此則爲大臣者終日恐懼彌縫不暇何敢盡公行事以身當怨而一夫之怒飛

語騰出可以搖動朝廷則正人端士不立足矣以此言之則思永之奇專用風聞惑亂聖聰爲耳目之害罔上欺君其害豈細今閭巷小民有罪猶須證驗分明案節圖備方可行刑之奇言臣死罪未明虛實豈可含胡伏乞朝廷以至公之明必爲分別令事理窮盡止於兩端不過虛與實而已實則臣當死虛則之奇安得無罪使事實而臣不死不足以顯之奇之言使事虛不罪之奇不足以雪臣之寃枉臣非敢固惜名位不自引去但以寃若不得雪則身是罪人朝廷

自當行法豈容臣自引退若虛則幸望朝廷辯別分明使中外之人知臣無罪然後可以容臣自陳引去臣初乞朝廷差官根究虛實故當乞解權任以避嫌今既蒙朝廷直行詰問故臣合杜門俟命乞不留中降出施行

乞辯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先於慶曆中擢任諫官臣感激仁宗恩遇不敢顧身力排姦邪不避仇怨舉朝之人側目切齒惡臣如讎適會臣有一妹夫張龜正前妻女嫁臣一疎族不

同居姪晟於守官處一作所與人犯姦是時錢明逸爲諫官遂言臣侵欺本人財物與之有私既蒙朝廷置獄窮勘並無實狀事得辨明而當時執政之臣惡臣者衆其陰私事雖已辯明猶用財物不明降臣知滁州今惟趙槩知此事甚詳若非仁宗至聖至明察臣無辜爲臣窮究則臣豈復更有今日仁宗豈有用臣至此今臺官方舉前事彈錢明逸陷害良善不意蔣之奇自又劾允欲望朝廷特加裁察若以蔣之奇所對語無事實知其虛妄乞早賜明告中外以辨臣冤

若猶疑於虛實之間則乞更加盡理推窮辨正

再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以蔣之奇誣奏臣家私事乞賜辨正杜門俟命今已多日雖蒙朝廷累賜詰問之奇則但云得自彭思永而思永又云事無實狀是曖（一作藹）昧之言若此便欲加臣十惡大罪雖州郡小民犯罪官司斷獄必未敢便斷其死臣孤拙無黨特被兩朝眷遇忝列政府橫被小人誣以禽獸不為之惡本因臣以至公報國以身當怨不徇親黨阿私至多積仇怨造作飛語

中傷而以忠取禍之竒乃以虛為實欺天罔上及至
朝廷詰問則辭窮理屈並無實狀指陳至於彭思永
亦自言曖一作譪昧無實各自乞罷去若臣果有實狀
何故惜而不言何故自言無實狀而自乞罷去以此
見思永之竒專欲以曖一作譪昧之事惑亂聖聰使臣
不能自辨兾望朝廷更不辨明便以風聞行法況聖
君在上公道方行臣必不能枉受大惡之名當舉族
碎首叫天號寃仰訴于闕庭必不能含胡而自止當
陛下聖政惟新之日使執政之臣守闕號寃固知非

朝廷美事然臣以惡名不可虚受將不得已而爲之
期於以事必辨而後止臣無任懇血哀號激切之至
取進止

神宗御札三月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
曉夕在懷未嘗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
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
今日已令降黜仍出牓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事理
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礽無恤前言賜歐陽

脩

謝賜手詔劄子 同日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朱可道傳宣撫問賜臣手詔爲言者汚臣以大惡已令降黜仍出牓朝堂令中外知其虛妄勑臣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者臣捧讀感咽不知涕泗之横流竊伏自念天地父母能生臣身不能免臣於憂患陛下神聖聰明無幽不燭察臣孤危辨臣寃枉使臣不陷大惡得爲完人至德大恩過於天地父母萬倍則臣餘生之命是陛下所延

之命今日之身是陛下再造之身雖盡此命捐此身亦不能上報至德大恩之萬一而臣又有大罪者蒙國寵榮忝居重位處危機之地而自任拙直不防禍患怨仇所積謗怒交興當陛下即位之初外有機政之繁內有孝思感慕之慼於此之時致言事者以陰私之惡醜穢之言上黷聖聽煩陛下曉夕在懷為臣親加詰問特賜辨明臣之此罪何以自贖捫心內省何以自安臣無任感天荷聖慙懼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臣已依詔旨來日詣閤門祗候入見冀面天顏別

陳血懇次

乞罷政事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職任伏奉批答未賜允俞者臣聞高而必危蓋處易傾之勢滿則招損實存至戒之言敢再瀝於懇私輒自干於斧鉞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遭逢誤被國恩俾參政論材非適用而當重任之難智不周身而履危機之地既不能於阿徇故多積於怨仇謗怒之興紛紜靡一所恃者聖君在上公道方行雖構造中傷人言可畏而聰

明聽察天鑒孔昭旣悉辨於罔誣遂判分於枉直俾臣不陷大惡得爲完人今亂國之讒已蒙於遠屏立朝之士皆保於自安則臣仰銜再造之鴻慈正合捐軀而自效然念臣病羸之質年迫已衰寵祿之盈理難久處頃事先帝之日屢貢乞骸之言間奉德音亦蒙恩許一麾之請素志甚勤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回日月之照閔其孤拙曲賜矜從予之一州俾自退處亦有民社可宣教條苟知盡瘁之方未失事君之節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再上表乞解政事除一外郡差遣奉今月八日批答所乞宜不允者臣聞士之行已所慎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盖廹於此臣某中謝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奬於羣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暨晚叨於重

任並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跡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為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寃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没地

猶爲幸民況乎擁蓋垂襜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觧劇繁處之閑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效

又乞外郡第一劄子

臣前日獲對便坐已具血懇披陳爲臺官（一作臣寮）誣臣以陰醜之事臣聞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蓋陰醜之事君子之所深惡猶不可自道於口而況上達君父之聽汚黷朝廷驚駭中外事

雖起於誣罔然本臣而發此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
地自容也伏況當陛下即政之初日有軍國萬機之
繁乃以人口不道之事上煩聖慮蒙陛下曉夕在懷
親批詰問再三窮究得其虛妄之狀特賜行遣曉告
中外使臣大寃獲雪人疑盡釋夫辨枉直雪幽寃以
釋天下之疑以快輿情之憤此固陛下神聖聰明自
是新政之一事然亦因臣致勞聖慮此亦臣所以夙
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秪此二事臣自修省已不能
安然而上賴陛下至寬至仁必以此事是臣寮中傷

臣非臣自作以紊煩朝廷以此必賜矜恕然臣有不得已而必不能處者蓋臣所以致此大謗者本出怨仇之口由臣拙直多忤於物而在位已久積怨已多若使臣頑然變節勉學牢籠小人以弭怨謗非惟臣所不能亦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若使臣復居於位秪如前日所爲則臣恐怨家仇人以臣不去必須更爲朝廷生事臣亦終不能安况臣一二年來累爲言者攻擊心志摧沮加以衰病所侵兩目昏暗四支骨立顱身已如此而人情又如此亦復何心貪冒榮寵

伏望聖慈憫臣之志誠可哀矣察臣之迹實難安矣特許臣解罷除一外郡則天地保全之恩何以論報

臣今已上第三表伏乞早賜降出施行

第二劄子

臣近者虔露懇誠乞解政事已三上表殆今累日夙夕俟命跼蹐靡遑臣竊伏自思理宜罷退者其事非一臣聞所謂大臣者必能宣布上德叶和中外使人心悅豫朝政肅清此乃輔弼之任也臣性既簡拙恥爲阿徇又復愚暗不識禍機多積怨仇動遭指謗

怒毀辱不可勝言一二年來屢爲言事者攻擊以臣
一人無日不煩君父不惟朝廷未嘗少靜而臣亦未
嘗少安則臣之小一作不材不堪大用從可知矣臣又
思朝廷每用柄臣必取人望者以其爲衆人所服故
使處衆人之上也今如臣者舉必爲衆人所怒動必
爲衆人所怨讒謗忌嫉叢集於一身以此而居要任
者八年矣其未陷於禍咎者臣竊自怪以爲晚也所
賴者聖君在上朝廷至公察臣孤危辨正誣罔使臣
不罹枉橫得爲完人臣於此時不自引去是不知進

退矣臣竊見前世元勳舊德社稷之臣一有間隙尚或罹於禍咎而臣能薄材劣竊位已久語其勤則勞一作功効未著於毫髮詢於衆則怨毀已積於丘山所謂衆怒難犯孤根易危豈敢與人自結仇敵昨緣思永等誣臣以大惡之名於義不可虛受若不辨於今時則無以自明於後世故臣屢乞辨理者蓋事不獲已而爲之非敢與言事者爭勝負也而自思永等得罪以來言事者固已恥於不勝若臣復處事權遷延不去彼必自疑而不安是臣下有衆人之怨嫉旁爲

言事者切齒他人視之猶爲臣寒心顧臣何以自處伏望聖慈哀臣言之至懇察臣勢已難安予之一州俾自藏縮如此則臣大寃已雪既彰新政之清明孤迹獲安又荷聖恩之優假言事者但得臣去亦稍釋其忿必無疑而安處別不為朝廷生事則臣之一去所利甚多惟乞出自於一作睿斷早賜允俞

第三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伏蒙聖恩以臣所上第三表乞解政事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聞命以還憂惶殞越

懇誠所迫欲止不能臣以非才誤膺委用歲月已久不知引避而寵禄盈滿福過災生仇怨既多謗讒（一作讒謗）大作衆情不與孤迹已危陛下既已深察（一有臣字）而哀憐之矣臣之憂危迫切披肝瀝血之誠亦已屢瀆於天聰而陛下固已諒臣至誠至懇察臣事勢當去而無疑矣然而聖恩未忍遽許臣解罷者必以不欲令臣因言者而罷爾蓋自思永等遠竄牓朝堂告示以來中外皆知臣事已辨雪陛下至聖至明言事者不能動搖朝廷矣今臣自以懇請與言事者不復相

闕若賜允俞是陛下出臣於萬死之中保全其終始而使之善退也如此則臣之大冤已蒙辨雪危迹又保安全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自非殞骨糜軀何以論報臣自上三表後已兩具劄子披陳必已蒙省覽臣之血誠竭於是矣今更不敢煩言上瀆睿聽惟乞聖慈哀憫早賜施行

謝傳宣撫問劄子治平四年三月壬申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撫問以臣累表乞解政事之職已除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仍問

臣幾日朝參者臣近以廹切之誠累形章表上煩天
聽合被罪誅乃蒙睿恩曲賜矜許既特加美職又超
轉官資仍假善郡俾從私便臣孤危之迹已荷保全
衰晚之年猶貪榮寵但以未受新命無由入謝又蒙
聖造曲賜記録丁寧慰諭趣其入見恩數優異舉族
歡呼伏緣自二十六日後前後殿不坐臣欲乞候御
殿日參假冀面天顏别披血懇次

辭刑部尚書劄子 治平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今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臣告勅各一道授臣

刑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臣猥以庸材久竊
重任雖策勵駑蹇訖無補報而荏苒歲月漸迫衰殘
所以屢陳危懇之誠上干宸造者正以顧避寵榮兾
全衰朽而天私曲被恩命過優既加以美職又超轉
官資臣竊尋前例參貳之職出處非一而推恩之數
罕有若臣之優者況臣近遇覃慶已叨遷秩未逾兩
月恩典頻仍無功之賞度越常格非惟臣自循省莫
知所措而名器所假人言謂何欲望聖慈憫臣孤拙
察臣畏避寵榮之懇特許臣只以本官兾職或止轉

一官庶俾少安常分臣誓竭晚節上報鴻恩今取進
止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表

職清書殿寔爲儒者之榮望峻天臺仍忝刑官之重內循譾薄仰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禀質迂愚粗知業履因時幸會遂竊寵靈無拾遺補闕之勤常陪法從非大册高文之手久厠翰林晚綴宰寮俾聞國論荷三朝之眷遇每察懦衷幸四海之清平得容尸祿居滿盈而不戒積災釁以自貽屬聖統之嗣興赫

皇明而繼照誣言詰服已大釋於羣疑危跡保全俾不虧於素守犬馬合思於報效桑榆奈迫於衰遲屢貢懇私上干聰睿遂蒙開允俾解繁機然而晚節餘生本期避寵清資顯秩益更貪榮被優渥之非常但凌兢而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御極亭育推仁閔孤拙之勢危無容自立謂疲駑之力竭難責遠圖曲軫至慈俯從誠請仍憐舊物特示殊恩顧非木石之頑宜識乾坤之造颯然素領雖難強於筋骸皎若丹心猶自期於塵露

進永厚陵挽歌辭三首引狀 治平四年閏三月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知亳州軍州事見發赴本任次伏見大行皇帝將來八月遷坐于永厚陵中外群臣咸進挽歌辭臣以非才久竊重任遭遇先帝蒙被聖知恩極昊天未知論報痛深喪考徒切攀號臣今謹撰成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日挽歌辭三首謹隨狀上進伏候勑旨

亳州謝上表 治平四年六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

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日赴上訖者貳政非才雖獲
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禄之慙祗荷寵靈惟知
戰懼臣某中謝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
斗筲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
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
事輙言陷穽當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
一昨怨出仇家構爲死禍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
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於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
孰不聞而掩耳賴聖神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

纂紹丕圖善繼先志惟仁祖發揮於衆製乃英考序述而成編昭如三光並照萬物法彼後世同符六經方副本之頒行非近輔而莫獲敢期睿眷尚及愚臣寵異群邦光生蔀室載念臣出身寒苦自少遭逢晚蒙奬任之殊嘗與賡歌之後捐軀論報餘生已負於素心拜賜為榮撫事但零於清血

亳州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元年春

臣某言臣聞難進易退著禮經之格言知足不辱者道家之明戒苟貪榮而不止宜掐損以自貽況災疾

之所纏顧筋力之難強輒披悃愊自冒誅夷臣其中
謝伏念臣生也多屯少雖有志而識不明於大體用
不適於當時徒以荷三朝之誤知屬四方之無事遂
容章句之學竊與機政之司遽更二府之繁蓋亦八
年之久既不能遇事發憤慨然有所建明又不能與
世浮沉默爾以爲阿徇每多言而取怨積衆怒以難
當繼逢時事之方艱思欲乞身而未獲不虞禍陷
臣於風波必死之淵上賴至仁脫臣於鮫鰐垂涎之
口以至平生所守之名節晚暮未盡之年齡豈臣能

於自全皆陛下之所賜既懇辭於重任仍假守於善邦固已坦無危疑幸此優逸而風霜所廹鬢髮凋殘憂患已多精神耗盡加之肺肝渴涸眼目眊昏去秋以來所苦增劇兩脛惟骨拜履俱艱雙瞳雖存黑白纔辨顩形骸之若此尸寵禄以何安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從人欲許還官政俾返田廬白首明時幸遭垂衣之治酣歌聖化頽追擊壤之民雖居畎畝之間永荷乾坤之造

第一劄子

臣輒瀝（一作有）血懇上干宸慈臣本以庸虛誤蒙獎擢（一作擢用）濫塵二府獲事三朝無德（一作一事）可稱無言（一作一言）可採既不能報國又不善謀身怨嫉謗讒喧騰衆口風波陷穽（一作檻阱）僅脫餘生憂患既多形神俱瘁齒髮凋落疾病侵陵故自數年以來竊有退休之志而臣猥以非才久叨重任連值國家多事所以未敢遽言頃自去春伏蒙陛下矜憫孤危保全晚節許解政事得從外補臣於此時遂乞守亳（一作乞守亳社）蓋以去潁最近便於私營及入辭之日亦具奏陳乞枉道至潁脩

葺故居幸蒙聖恩皆賜允許臣自到亳以來殆將暮
歲（一作歲暑）舊苦痟渴盖已三年腰脚細瘦惟存皮骨行
步拜起乘騎鞍馬俱覺艱難而眼目昏花氣暈侵蝕
視一成兩僅分黑白職事至簡猶多妨廢坐尸厚禄
益所難安然臣嚮者不敢啓言而今乃輙茲有請者
盖以方今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臣亦幸無任責之重
其進退之際既無所嫌避又不繫重輕故敢直以臣
子之私誠自乞君父之憐憫臣以守官在外不得親
伏旒扆之前縷陳悃愊臣今已具表章欲乞一致仕

名目就近於潁州居止以養殘年伏望聖慈特賜開
許臣無任祈天俟命

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殞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效又無先覺之

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
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
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顛
雖冒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
雖迫於桑榆未忍弃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
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
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
民豈知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
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

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切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為慚恨何可勝陳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衰遲再上表一作封章瀝陳血懇乞一致仕名目以養殘年聖恩憐憫不忍遽棄特降詔諭未

賜允俞承命之際惟知感泣臣竊以七十之制雖著禮經而歷代以來人臣進退多不拘此有年已過而不得去者有年未及而可以去者蓋以人有賢愚理難一槩一作致其或上智高才元勳舊德用捨去就繫朝廷得失輕重者故雖年已過之理不得去而人皆不以為非也若中常之人祿祿備位存之既無所益去之亦無可恩其用捨不為得失去就不繫輕重其人苟能量分知止奉身而退朝廷則必嘉其趣尚而成就其志故雖年未及而特許其去而人亦不以為

非也彼中常之人者居常則無足可稱及能識分自量不待年及而知止則尚有一節可取故人君推樂賢養士之心務欲奬成其名節所以不待年及而亦一作方許其去也如臣愚陋不敢過自陳其不肖輙竊自比於中常之人所謂碌碌備位存之無所益去之無可思而用捨去就不繫朝廷得失輕重者臣某是也然臣比於中常之人猶有不及者貪冒榮寵過其涯分荷三朝之恩德而無所報効被小人之摧辱而不能遠去固非有識分知止之明而直以疾病侵陵

心神昏耗力不能勉然後不得已而自陳耳此臣自媿於心者也雖然臣以犬馬之賤蒙陛下天地養育之恩始終保全以至今日惟晚暮一節尚賴君父之仁奬成其志臣今已具第二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一作允）今取進止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者再貢封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宜不允者竊稽典禮退止一辭上黷睿慈臣今三請雖未忍棄捐之意曲煩再諭以丁寧而不勝迫切之誠尚

冀終蒙於開可臣其中謝伏念臣禀生至陋力學不强徒以略誦仁義之言粗知廉恥之節早緣一藝擢自諸生智非先見之明材無適用之敏但知報國不敢謀身惟枉尋直尺之不為故圓鑿方柄而難合以至被侵凌於群小遭詆毀之百端而臣忍辱强顏踰時歷歲盖思責任之方重顧於去就而難輕今者幸蒙寬恩獲保孤拙脫於死地優以便藩既無裨於勤勞徒坐尸於寵禄加以艱危備歷憂患已多老將疾以偕來形與神而俱瘁昔而少健黔驢之伎已殫今

也病衰駑馬之疲難强始露肺肝之懇乞収骸骨而
歸迹臣前後之心可見遲徊之久不敢爲於妄舉蓋
幸冀於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垂日月之
照察臣既非狷憤以肆一朝之忿又非矯激而希高
世之名本由多難之餘誠以不能而止矜其朽憊賜
以衰憐許上印章退居田里使病㯓擁腫盡爾天年
斥鷃逍遥遂其物性幸克成於素志惟仰賴於鴻私

第三劄子

臣輒有血懇上干天慈意迫言煩合從誅戮臣近以

衰年疾病三上表章乞一致仕名目伏蒙聖恩（一作慈）累降詔諭未賜允俞祇服訓辭惟知感蕩臣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子之常分也臣以庸謬遭遇三朝誤被奬擢叨塵二府論其報効初無取（一作補）於毫分積為怨仇則不勝於詆訾雖忠邪善惡上則難逃聖鑒之明毀譽是非下則一付至公之論可以撫心省巳自信不疑其如蹇拙孤危亦巳甚矣而猶貪冒榮寵不知進退以至横遭誣陷幾至顛擠上賴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以保全之察其誠心許解重任俾

以善地從其私便偷安苟祿僥幸已多而臣宜盈器極福過災生衰疾所嬰積年滋甚中虛渴涸若注漏巵腰腳伶俜僅存皮骨舊患兩目氣暈侵蝕日加昏暗簽書文字轉覺艱難一郡之間事多曠廢是致豈露肺肝願還印綬而皇慈垂惻未忍遽弃三賜詔諭慰以恩言中外之人皆知聖君恩禮之數過厚於臣者至矣而臣之懇悃迫切不能自止之誠亦已至矣伏望聖慈憫臣衰殘哀臣懇迫特賜允臣累表所乞俾以本宮致仕一作政歸老田閭一作廬則臣雖死之年

猶生之日今取進止

第四表

臣某言臣累貢封章乞從致政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未忍遽捐幸曲憐於舊物尚茲再瀆盖中廹於危誠進冒誅夷俯深殞越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無能之賤荷三朝特達之知仁宗擢自諸生俾參二府先帝力排羣議深察孤忠暨逢神聖之纂臨竊幸風雲之感會至於辨正誣枉保全始終雖天地之施無私恩非責報而犬馬之微自效力不逮心繼之衰

疾之纏綿加以年齡之晚暮寵榮既過小器盈而必顛筋力已疲飛鳥倦而思止輒露乞身之請願諧辭組之歸而皇慈惻然明詔屢下示廓含容之大度慰安憔悴之餘生祗服訓辭惟知感涕然而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禮著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身有負薪之憂亦容辭仕是敢再殫悃愊仰冀哀矜伏望皇帝陛下軫堯舜之深仁推乾坤之曲造憫其癃至賜以允俞俾還頹尾之居遂養漳濱之病再念臣早從壯歲組

學文辭久冒榮階常豐祿賜尚能遇樵夫而談道宣上德以諭愚民與故老而揮金均君恩而榮里巷（此聯一作談王道揮賜金似衍二字）以終晚節永荷鴻私

第四劄子

臣近者累具章表劄子披述懇誠上干宸造乞一致仕名目歸老田廬伏蒙五降詔書未賜俞允訓諭丁寧恩意深至捧讀之際惟知感泣而臣情廹於中不能自止者蓋以疾病侵攻心志衰耗欲於未塡溝壑之間自爲苟且朝暮之計是敢更瀝肝膈（一作膽）[illegible]蒙

哀憐臣自治平二年已來遽得痟渴四肢瘦削脚膝尤甚行步拜起乘騎鞍馬近益艱難而兩目昏暗多年舊疾氣暈侵蝕積日轉深視瞻恍惚（一作恍恍）數步之外不辨人物至於公家文字看讀簽書動成妨廢臣本庸常之人非有深識遠慮每見比來臣僚多因疾病致仕其人既遂閑退往往稍復康安（一作寧）臣伏自念無才無能叨竊榮寵滿盈之罰福過災生亦欲量分知止辭去官禄廢於晚暮之年以免災疾之苦又臣所患眼目（一作疾）自今年春夏以來日更增加其勢

未止惟恐年歲之間遂成廢疾若幸於未廢之前獲遂退休之請與其病廢尚竊美名臣之愚慮所希實止於此臣遭遇明聖過蒙知獎其孤危蹇拙之迹荷保全終始之恩可謂至矣而未知報効遽迫病衰天心仁憫必垂矜惻臣不敢避煩言屢黷之罪今已再具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令取進止

第五表

臣某言臣近者累具陳乞願還官政伏蒙聖慈五降詔書未賜俞允上恩曲諭已至矣而丁寧下愚弗移

但頑然而迷執論罪合當於誅戮原情尚冀於矜從臣其中謝伏念臣以空言少實之文守泥古不通之學遭逢亨會玷竊寵靈祿利已豐乃辭臣力息私未報輙欲便身推是以言固難逃責若乃艱危陷僨存將盡之餘齡沮辱摧傷無復平生之壯氣加以形骸衰颯疾病侵凌顧雖戀於軒裳遂退甘於畎畝語其此志又若可哀自伸五請之勤已涉三時之頃天慈惻隱聖度優容謂駑馬雖疲念服轅之已久而蓍簪至賤閔舊物而不忘固當上體至仁勉安厥位而

夏秋交際痾疹日增弱脛零丁惟存骨立昏瞳眊瞀常若冥行旣未知痊損之期終當廢去而茍遂退休之懇尚竊美名是敢更殫悃愊之私冀動高明之聽伏望皇帝陛下推乾坤亭育之施回日月照臨之光少寬屢瀆之刑俯徇至誠之請庶使戒滿盈而知止免災疾以全生老安治世之和永荷終身之賜

第五乞守舊任劄子　熙寧元年　月

臣今月六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上第五表乞致仕伏蒙聖恩未賜俞允者伏念臣以庸虛淺

末之學遭遇三朝荷非常不次之恩寵未知報効之方而遽殞衰病自懼盈滿思慕古人知止之節願於聖世獲遂退休陛下仁聖寬慈俯哀誠懇既恕其屢黷之罪未加誅戮而又推天地父母之恩不忍遽令退去六降詔書丁寧訓諭感極惟泣不知所容再念臣昨蒙恩許守此便郡以養衰殘今到任已及一年蓋爲脚膝乘騎鞍馬艱難憂慮非時别有移替欲望聖慈許臣且更於此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安痊則不敢上煩聖聽臣以孤危寒難之迹荷陛下始終保

全之恩以至今日猶以衰殘疾病之懇煩君父含容
養育之私臣無任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五　　集九十四

辭免青州第一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九日

臣今月八日準樞密院遞到誥勑各一道蒙恩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者伏念臣近以疾病衰殘累上表章陳乞致仕天慈憫惻亦降詔書未賜俞允臣以訓諭丁寧不敢更煩瀆聽然臣久患腳膝乘騎鞍馬艱難又到任已踰一年深慮非時別有移替已具劄子奏陳乞且於亳州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痊安冀可陳力敢謂聖恩優異命出非常超

轉官資移委大郡再念臣累年病渴衆所具知肌體瘦削精神昏耗本以衰羸懼難勉勵遂乞休致今青州所管一路寄任至重實藉幹才以臣居之必至曠敗兼臣所患腳膝道路乘騎鞍馬艱難欲望聖慈特賜矜察許臣且守舊任冀得將理衰殘所有誥勅臣未敢祗受已送軍資庫寄納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熈寧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臣今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乞宜不允者臣竊惟表海名邦青爲

重地聖恩優借以寵衰殘豈合固辭上煩宸聽伏念
臣情有迫切不能自已者蓋臣近以疾病侵陵心志
昏耗方瀝血懇乞從退休陛下曲賜矜憐不忍廢棄
丁寧訓諭未賜俞允今則忽被新恩有此遷擢乃是
臣乞退休而得進秩方稱疾而領要任則臣嚮所陳
請矯激欺詐以要恩寵之罪何以自逃雖天度寬仁
未以此責臣而臣之心顏何以自處使臣筋力可以
勉強猶當陳述義理必冀獲辭以免清議之責況臣
衰病羸悴實如累表所陳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未

忍廢退且令苟祿養疾於便郡臣已不勝僥倖之懇
豈敢更望遷進況亳州於近郛之中尤為善地前後
曾任兩府臣寮如陳執中宋庠皆得養疾於此者甚
多伏望聖慈憫臣衰病哀臣誠悃俾臣且守舊任更
將理一二年間苟其筋力稍完則臣盡瘁薄効豈無
犬馬識恩知報之心所有降到詔勑臣不敢祗受見
在本州軍資庫寄納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第三劄子 熙寧元年九月

臣今月十四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

青州恩命所辭宜不允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
便受勑告疾速發赴青州本任者伏念臣自去春蒙
恩許解重任俾守便郡以養衰殘方及一年忽被恩
渥超轉官資移委藩鎮聖恩眷異便當祗受豈合固
辭上煩睿聽臣罪當萬死然念臣義廹情切不能自
止者緣臣久患眼目脚膝心志昏耗自懼盈滿乞從
休退六蒙詔諭丁寧深至臣上體聖眷殊常未敢固
辭再黷方且乞更將理一二年冀少痊安庶可勉彊
而不圖遽被遷擢之命臣竊思聖恩本以憫臣憔悴

加以寵榮以慰臣之衰暮而臣蹇薄羸危不能上副
恩眷今進退皆觸於罪戾蓋臣若進而祗受則有連
章累懇矯激欺詐以邀恩寵之罪而其罪大若退而
懇辭則有稽違君命煩言屢黷之罪然比於矯詐邀
恩則其罪似輕在臣愚計自擇則固當逃大罪而就
輕罪臣又竊惟陛下所以保全愛惜臣者至深至厚
矣亦必不使臣至於大罪也故臣披瀝肝血不敢避
煩言屢黷之誅臣所患眼目腰脚前奏已具陳述不
敢虗矯欲望聖慈於未許臣休致間且令臣守舊任

便於將理所有勑告見寄納本州軍資庫稽留君命多日臣晚夕憂惶如履冰炭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辭轉兵部尚書劄子 熈寧元年九月

臣近蒙恩除臣兵部尚書移知青州臣已三具劄子辭免伏奉今月二十五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者聖恩優異訓諭丁寧便當祗命而行豈合上煩聰聽罪宜誅戮無以自逃然臣懇血之誠猶有不能自已者伏念臣本以衰羸疾病方乞退休遽玆遷擢義殊難安

所以懇祈辭免至於恩典超優遷轉頻數使臣不因疾病乞退亦合懇辭蓋臣近自去春由尚書吏部侍郎轉左丞未逾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逾歲又超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超轉其五無功之賞公議豈容此臣所以不避煩言屢黷之罪而上干宸造也然臣已三被詔書慰諭深切進退惶惑不知所措敢不力勉衰殘上副恩眷臣今更不敢辭免青州差遣若得祗守舊官而往庶幾可免矯激邀求之責伏望聖慈察臣悃愊（一作迫） 特許免臣轉官恩

命繳納近降誥勅所有青州差勑臣見別候指揮今
取進止

青州謝上表熙寧元年十月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
士知青州軍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
二十七日赴上訖掌國五兵叨進中臺之秩宣風一
面俾綏東土之人祗荷寵靈徒知殞越臣某中謝伏
念臣學非通敏材實空疎幸逢千載之休明誤被三
朝之獎擢久陪法從嘗與政機國恩未報而身已先

衰世塗可畏而命亦多蹇須緣災疾遂決退休敢期上惻於皇慈未忍遽捐於舊物而復過推優渥以慰癃殘惟孤拙之無堪蹈艱危（一作虞）而已甚世之所榮者臣之所懼人以爲寵者臣以爲憂是敢輙殫悃愊之誠累黷高明之聽廹於危慮罔避煩辭而聖度并容寛其罪戾恩言屢降譬以丁寧知成命之難回勉覥顔而祗受而况全齊舊壤負海奥區民俗富完而鑿井耕田各安其業詔條寛大而奉法守職足以脩官内省庸虚奚勝忝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新求

治天覆推仁謂箸履雖為於賤微尚堪収録而犬馬苟豐於豢養猶可使令臣敢不策勵疲駑勤思夙夜庶期盡瘁少答鴻私

謝南郊加食邑五百户表 熙寧元年十一月

紫壇高峙式薦於精禋皇澤霶流推行於大慶祗膺寵數伏切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出震膺期繼文興治百度講明於新政群生涵泳於至和乃考舊章聿思報本謂三歲一郊之禮必舉以時俾四海九州之人並受其福遂因景至躬款陽丘萬國充庭

其誰敢後六鄉聯事各以其官而臣職忝須條位拘守土執豆籩而祗役罔獲施勞遠煇翟之餞餘遠蒙均惠無功受賞莫遑俯傴之辭盡瘁事君惟誓糜捐之効

謝傳宣撫問賜香藥銀合表 熈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慈差入內內侍省西頭供奉官王延慶傳宣撫問仍賜臣香藥一銀合者祗命有嚴瞻天威而不遠撫躬增惕拜君賜以爲榮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幸緣遭際進陪國論莫

賛萬機之微出布政條未聞五月之報屬北州之災鍾隣東土之封疆皇帝陛下子育黔黎仁深覆載閔扶携而轉徙軫宵旰之焦勞而臣職在撫綏任叨寄委曲煩訓諭備極丁寧仍因使傳之馳特示恩頒之寵臣敢不恪官自警祇事以時惟善是從勉企前人之迹俾民受賜上寬明主之憂

謝賜漢書表 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賜臣新校定前漢書一部已於今月日據進奏院遞到臣已祇受訖者俯躬承命拭

目生輝臣某中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譌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刋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册之文增煥祕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甞與臣隣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艱十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求寶

乞壽州第一劄子 熙寧二年冬

臣輒瀝誠懇上干天聰聽一作臣本以妄庸逢時竊祿寵榮踰分報効無聞頃在亳州甞以疾病乞從休退聖恩憐憫未忍遽捐累降詔諭丁寧備至適會東秦闕守誤被選差超轉兩官委以一路臣亦屢陳朽憊既不獲辭便當策勵疲上副憂寄而臣廹以年齒晚暮近日以來心力俱耗事多健一作癈忘腰脚舊苦拜起艱難兩目氣暈尤更昏然僅分黑白雖勉力支持日虞曠敗兼臣到任已及一年有餘欲乞就移淮

賴問一差遣以便私計伏望聖慈特賜憐憫許差臣知壽州一次冀一作庶就閑僻苟養衰殘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就移知壽州一次伏奉今月九日詔書宣不允者聖恩優假訓諭丁寧追以危誠不能自默再煩睿聽罪合誅夷伏念臣舊患眼目已十餘年又苦渴淋亦五六歲年日加老病日加深睛瞳氣暈侵蝕幾盡脚膝瘦細行步艱難自入今歲以來心神又更昏耗事多健忘動輒差失九州一路寄任匪輕

勉彊尪殘日虞曠敗況臣貪冒榮寵過分已多年齒衰遲又復如此理宜量力知止早自退休蓋臣昨在亳州累陳此懇伏蒙陛下至仁至慈憐憫舊物不忍遽棄屢頒恩詔委曲慰安欲令且更勉勵故臣今者未敢別有陳請秖欲求淮潁之間一便郡苟竊俸祿以盡餘生庶幾上副聖君天地父母含容養育之恩伏望睿慈特賜矜許今取進止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熙寧三年夏

臣某言今月二十九日準中書劄子以臣奏乞不俵

秋料青苗錢事奉聖旨不合不聽候朝廷指揮擅行止散之罪特與放免者有罪必誅是爲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惭省躬滌洒臣某誠惶誠感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奬知寵禄既豊祄無報効筋骸已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兹旰昃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鏹取息於民氓而臣方久苦於昏衰祄莫詳其利害

既已大誼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莫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顧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輙合被譴呵豈謂伏蒙
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祇畏更勵操脩戒小人之飾一作遂非希君子之改過冀圖薄效少答鴻私

辭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 熙寧三年四月

臣準今月二十九日入内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到州

傳宣撫問賜臣告勑各一道伏蒙聖慈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伏念臣久苦老疾自今春眼目疼痛及渴淋舊疾作脚膝細瘦行步艱難自二月已來交割却本州公事見今在假將理所有今來恩命優異寄任非輕以臣非才固不敢當兼以久嬰疾病未得痊安見別具奏章陳乞一小郡差遣次所有賜到勑告臣未敢祗受已於青州軍資庫寄納別聽指揮次今取進止

同前

臣前月二十九日伏蒙聖恩差中使賫賜臣告勅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臣尋已具奏陳未敢祗受今輙再瀝危懇上干天聰意廹言煩敢避誅戮伏念臣自至青州忽已踰歲適值年時豊稔盜訟稀少足以偷安竊禄而臣自以年齒日加衰殘日甚心識昏耗難於勉彊以謂一路九州不可常幸於無事每憂緩急有誤寄委所以去冬累陳衰病乞移一淮穎間小郡未賜允俞之間遂接春陽戒候爲風氣上攻眼目驟加昏痛因此服藥過度發動渴淋舊患甚於

初得疾時腰脚枯瘦行履艱難自三月後來不免兩次交割却本州公事在假將理百方治療終未痊損敢期於疾一作病告中忽被睿恩有此差遣一作選不惟寵命優異非臣敢當兼以久病淹延筋力難彊欲望聖慈曲賜哀憫特許檢會臣前所陳乞於淮潁間移一小郡俾養殘年所有大原重任必難久闕人伏乞別選用人上副憂寄今取進止

同前 五月一日

臣近蒙聖恩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續準中

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疾速起發仍赴闕
朝見訖發赴本任者伏念臣以老疾經春方在病假
中忽被此恩命自揣才力難當寄任不敢祗受尋已
具辭免仍乞一淮潁間小郡見別聽候朝旨次今取
進止

同前 附馬供奉入奏

臣此者伏蒙聖旨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大原府事特
差入內供奉官馮宗道賜臣告勑各一道兼傳宣撫
問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仍赴闕朝

見訖赴任者伏緣臣以非才久病心力衰耗難當擢任之寵兼自春以來疾病久在假告已於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日兩具劄子奏聞辭免恩命至今（一無至今二字）祗候提點刑獄席汝言到任交割公事別聽朝旨次欲望聖慈矜察早賜允俞今取聖旨

同前

臣今月二十二日（一作二十日）準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恩命未賜允俞者訓諭丁寧理宜祗受懇誠迫切尚敢煩言伏念臣本以妄庸誤叨

器使寵榮踰分福過災生五七年來纏綿疾病謬蒙聖念許解政機仍與近藩俾從優便臣以高秩（一作爵）厚祿非為養病之資竊位素餐難又偷安以處所以決謀休致累上封章陛下尚以（一作念）簪履之微曲憐舊物不忍遽棄屢賜安存既又徙（一作賜）以東州要委兵民之任然而雖名一路不係邊防所管九州苦無軍馬加以歲時稍稔盜訟頗稀臣得以偶免曠瘝蓋出天幸而臣常竊自念年齒日以衰暮筋力知不復完與其臨事而后辭不若量分而先止故於（一作自）去

冬再瀝懇私乞一小郡冀就（一作稍）遷於淮潁得漸近於田廬敢期病告之中忽被優殊之命超轉（一作遷時）貴職付以極邊使臣未至（一作遇）衰殘尚非所受而況實難勉彊敢不必辭再念臣自在亳州累乞致仕殆今三歲矣而口誦退休之言身貪榮進之寵既自違於言行豈不愧於心顧雖聖度之兼容必公議之難遏伏望睿慈曲加憫察特賜追還新命許換近潁一州則天地父母之恩敢忘犬馬之報今取進止

同前

臣今月十五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辭免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充河東四路經略安撫使恩命乞差知蔡州一次所乞宜不允者聖訓丁寧已煩再諭臣誠迫切難避嚴誅臣竊以朝廷之用人臣子之事上蓋常察其進退不遠於理則可以知其大節之所守而予之爵祿將以爲寵則必使不犯清議之所非授受之間可謂兩難矣故高爵厚祿人臣所願必也處之無媿然後得以爲榮或其義有不安所以容其自免今陛下寵臣者至矣任臣者

優矣而臣不幸心懷自媿義有難安敢更竭此（一作不敢更竭）懇誠必期衰許伏念臣妄以迂儒遭逢三聖寵踰其分器小易盈爰自中年早苦多病臣因竊思前世為人臣者不待伏於床第然後稱疾不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一作以）心志已衰筋力難彊則義當知止不可貪榮爾此臣所以不待年及累乞退休而蒙聖慈仁不忍遽棄六賜詔諭備極恩憐而臣上體聖眷之優殊不敢自決而引去然止當跧伏閑處偷安竊祿譬諸巳乏之馬牛俾盡餘生於芻豢而已此乃

祖宗合理其如事則不然蓋臣前歲以老告僕起兵部尚書今春以疾辭又轉宣徽南（一無南字）院使辭淮南一州則領淄青九州免京東一路則總并代四路是每求退則得進每辭少則獲多使其一出偶然人情猶或以怨若其每舉必爾則公議豈復可容雖幸人之未言顧臣何以自處此臣（一無此字）所謂心懷自媿義有難安者也使臣筋力猶彊尚合懇辭況臣疾病積有歲年已具奏陳累（一作屢）干聽覽臣亦竊聞議者以臣脚膝（一作腰脚）未至著床枕（一作第）眼目猶可分人

物便謂尚堪驅策致此誤蒙選任殊不知臣心志已衰精神並耗雖未伏枕實一行尸再念臣本出書生老於文字賦才非敏以學自愚故歷官以來多觸罪辜屢罹憂患蓋以不通時務不習人情加以晚年繼之衰疾識慮昏眊（一作耗）舉事乖遠大抵時多喜於新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至於軍旅之間機宜之務則又非其所學素不經心蓋以病悴已衰之軀持昏眊乖遠之見任素非所學之事一有敗闕雖戮臣身不足以塞責而誤國之計如後患

何使臣粗有愛君憂國之心豈敢不思及此而貪榮苟得臣（一作蓋已）所宜必辭者三義所難安一也精力已衰二也用非所學三也然於三者之中其二尤急若其義所難安若幸蒙聖恩獲免俾臣不取非於清議而無愧於晚節則陛下之賜臣者榮於高秩厚祿之賜遠矣至於用非所學致誤國家之計貽朝廷之憂則當君父旰昃憂勞求治之時聖慮所宜留意也伏望聖慈哀臣誠至之言察非矯偽之飾特賜允臣屢請追還新命（一作授）換一小州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今取進止

蔡州謝上表熈寧三年

臣某言臣伏奉勑命就差知蔡州軍州事已於九月二十七日赴上訖者負薪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剖竹分符尚忝一麾之守荷寛恩之優假撫朽質以兢慚臣某中謝伏念臣本出孤平一作貧粗親文藝遭逢亨會叨竊寵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寸況桑榆之晚景嗟已廹於衰遲一昨誤被選掄擢升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寄任之匪輕揣

肅虛而内懼輒陳懇悃屢黷高明敢冀天慈不遺人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深厚物産豐饒雖宣化班條懵無異術而守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惻以至仁包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哀爾厎殘容其僥倖仰被乾坤之造顱非木石之頑臣敢不勉自勵其筋骸更殫盡瘁之節苟未塡於溝壑尚知圖報之方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四年四月

臣某言臣聞士之致政而傳家雖著禮經之常制者有乞骸而稱疾不待年及者固多况臣久苦於病衰早歲已陳於悃愊敢茲再瀆仰兾哀憐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之妄庸荷三朝之眷奬因時竊位嘗俾賛於萬機積日累年訖無稱於一善徒緣朴戇動觸機危每煩君父之保全不殞終身一作始終之名節嚮由災疾頗謝軒裳披瀝肺肝累奏封而五上留連寵禄復歲序之三遷間被誤恩驟加擢任顧已難於策勵遂復力於懇辭上賴慈仁曲加憫惻既不責其避事

又曲從其便私得善地之寛閑俾殘軀之養息而臣年日加老病益交攻新春以來舊苦增劇中痟渴涸注若漏危弱脛零丁兀如槁木加以睛瞳氣暈幾廢視聽心識昏耗動多健忘雖聖君之念舊廓大度以兼容而隳職曠官實爲可畏貪榮竊食難久自安伏望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亭育察其情實賜以矜從許解郡章歸榮里閈俾其酣詠樂時之盛化優游爲世之幸民以畢餘生永依鴻造

又劄子

臣輒瀝懇私上干宸造愚誠所廹罪戾難逃臣自頃蒙恩許解政事即曾乞一近潁州差遣庶得漸謀歸者上荷至仁憫臣衰病允其所乞差知亳州到任之明年遂乞致仕聖念惻然憐其舊物不忍廢置凡五上表章四具奏劄皆蒙詔答未賜允俞臣以不敢更爲煩黷遂且中止尋又蒙恩超轉臣兵部尚書安撫淄青一路既不獲懇辭遂勉力就任而臣廹以昏衰事多曠廢甫及一年則又陳乞壽州亦以近潁冀便於歸老未得請間尋又蒙恩除臣宣徽使移守并門

付以河東一路官益崇任益重而臣身益老病益加
不勝憂懼之情所以累瀝血懇上煩天聽伏蒙睿慈
察其誠實養疾便私悉如其請臣自到今任忽已半
年幸值歲物豐成民（一作盜）訟稀少坐尸厚祿足以偷
安臣上戴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未知論報之所而身
與願違蓋自冬春以來舊苦愈增上渴下淋晝夜不
止脚膝細瘦僅存皮骨行履跪拜艱難加以眼目昏
暗視物睛痛有妨簽書看讀公家文字載念臣昏衰
疾病既已累年量分知止亦非一日寵祿之榮無容

久竊臣今輙具表章再伸舊請乞一致仕名目欲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熈寧四年五月

臣某言臣近上表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黷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鑕臣某中謝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僥以早遘千齡之亨會誤蒙三聖之奬知寵榮既濫其

涯憂患亦隨而至禀生素弱顱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強每念恩私之莫報兾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亳之初遂决寬漳之計逮此三遷於歳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兾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鳧鴈去來固不為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潜苟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

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遥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為榮幸曷可勝陳

又劄子

臣此者伏奉詔書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恩旨稠重伏讀感涕臣自熈寧元年初有陳乞迨今四年之間凡八上表章五具劄子其懇悃迫切言意重複干冒天慈煩黷聖聽固已可厭而可責矣而蒙陛下未加誅譴曲爲優容八被詔音（一作答）丁寧慰譬此天地父母之仁可謂至矣然臣猶有不得已者臣前嘗奏

述古之爲臣不必伏於床枕然後稱疾不待廢其支
體然後辭官但其心力已衰不能勉彊則自宜知止
而不可貪榮此臣前次陳乞之時所志止於如此爾
蓋自守亳迨今又已四年身比前日加老則氣血比
前日益衰而疾病比前日益不支持但未伏床枕廢
支體爾此臣不能自已者也臣竊伏思聖君久已察
臣區區而未允其請者必以臣歷事三朝最爲舊物
聖恩眷眷未忍廢棄而年又未及去之大早耳然臣
前又嘗奏述今之致仕與古之人不同恩禮優幸不

爲廢棄至於年未及而早去亦今昔人臣常事臣竊見實録所載太宗時有大常少卿孔承恭者年纔六十一便乞致仕太宗皇帝欣然許之仍特降詔書襃奬以敦勸人倫蓋當時議者不以朝廷許承恭早去爲非而但稱承恭之善又以有臣如此可以勸勵風俗自為朝廷美事也欲望聖慈少紆聽覧果若致仕優幸不為廢棄雖年未及又議者不以爲非而反爲朝廷美事則理無可疑而臣若蒙哀憐得遂其請則上不損朝廷之體下不失優幸之恩而又竊知止之

名爲一時之佳事則臣之受賜者多矣臣不勝意迫
言煩惶懼激切俯伏待罪之至今取進止

第三表 同前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者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廹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蓍龜臣某中謝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饑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

而群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况荷難勝之任用竊踰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已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煩於訓諭久未忍於棄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為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閭身坐貪於禄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靦之顏每自省循莫遑啓處是敢冒避再三之煩瀆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蓋[illegible][illegible]

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猶其所欲之以殘骸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印路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謝致仕表 熙寧四年六月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進奏院遞到勑告伏蒙聖恩除臣太子少師依前觀文殿學士致仕者愚誠懇至曲軫於皇慈寵命優殊特加於常品本期得謝更此叨榮臣某中謝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材早遘休明之運不通之學既泥古以難施無用之文復虛言而少實

是以三朝被遇四紀服勞崇德重於丘山論報亡於毫髮而年齡晚暮疾病尫殘輒希知止於前人不待及期而後請自陳悃愊屢至瀆煩既久歷於歲時始曲蒙於開可仍超加於異數非止賜於殘骸道愧師儒乃忝春宮之峻秩身居畎畆而兼書殿之清名至於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雖異負薪之里（一作重）何殊衣錦之歸使閭巷咨嗟共識聖君之念舊搢紳感悅皆希後福之有終豈惟愚臣獨受大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無私覆物愽愛推仁以其夙幸

遭逢密契風雲之感會曾經服御不忘簪履之賤微
致此便蕃萃于衰朽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
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餘生易畢鴻造難酬

乞免明堂陪位劄子 熙寧四年八月

臣伏準今月二日詔書以明堂大禮特令臣赴闕陪
位者臣竊惟大饗之禮國家盛典千官分職以奉事
萬國駿奔而在庭方以老病衰殘退伏閭里尚紫天
慈曲加記録特賜詔召俾與侍祠之列此臣子之至
榮至幸豈臣克堪而臣不幸早嬰災疾瀝懇累年近

蒙聖恩許以歸老而自春涉秋舊苦增劇脚膝細瘦
行履拜跪艱難伏况祠事恭虔出於彊力而臣殆此
疾苦不獲祗赴召命無以上副君父記録愛憐之恩
臣不勝惶恐

謝免明堂陪位表

合宮大啓爰講於上儀明詔忽頒俾祗於嚴召被恩
言之優渥撫病質以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
仁聖聰明憂勤慈儉遂群生而涵育臻至治於和平
乃因萬物之成秋爰即九筵而展禮陟降薦獻百官

以職而各供厥受福釐一人有慶而咸賴而臣近辭
印綬方伏田廬當與庶民並蒙餘澤敢期耄耆尚錄
孤孱俾陪在外之臣來預侍祠之列載念臣自緣災
疾幸獲退休殆未踰時尚嬰篤苦雖朝廷禮樂之盛
得與者為榮而犬馬筋力之衰告疲而已久既不能
於策勵姑自信於齊屯太史滯於周南惟知歎命于
年瞻於魏闕但極馳心

謝明堂禮畢宣賜表 熙寧四年九月

臣某言臣今月十七日伏蒙聖恩特差右班殿直王

昌賜臣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器一百五十兩絹一
百五十疋米麪羊酒等者太室精禋方集神明之貺
篳門增耀亦霑慶賜之優祗受以還兢營失措臣某
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垂衣致治盡志奉先率循三歲
之舊章時舉季秋之大饗四方萬國執玉帛以盈庭
羣卿百司潔豆籩而恭事而臣以衰殘之病質荷寬
假之深仁方居畎畝以偷安莫覩朝廷之盛禮璽書
賜召不遑祗命而趨使指就臨特被匪頒之寵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容之大度推以至慈念簪履之雖微

猶為於舊物閔桑榆之向暮俾慰其餘生惟嗟犬馬之已疲莫報乾坤之大施

代作三首 續添

代進奉承天節絹狀

右臣伏以重熙纂歷載誕啓辰正宁陳儀允昭於嘉會庶邦脩貢咸効於駿奔前件絹三壤所宜九賦攸出備諸宰旅實纖篚以非工竊比野人得美芹而是獻虔誠斯至欣頌咸同

代進奉土貢狀

右臣伏以百嘉咸茂允賴聖功九貢所儀備存方志前件物出於蘭稅載厥仙經䟽密有程甘馨可采以時述職庚六尚之攸資向日傾誠保億齡而是祝于浼宸造臣無任

代薛孺乞御篆神道碑狀

右臣輒瀝哀懇上干睿聽人子之志蓋急於顯親天心至仁仰冀於從欲伏念臣先臣奎早以孤直遭逢盛明自結主知參預國政讜言忠節著在朝廷遺德餘芳宜刻金石伏見兩府舊臣之家所立神道碑多

冢聖恩賜以御書名額臣今欲於先臣墓隧刻立碑
名欲望聖慈特賜御篆神道碑額所冀神翰之光照
臨幽壤不獨榮其後嗣實以勸於事君謹具狀陳乞
以聞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五終